红楼艺苑善水沏茗版红楼梦剧本

天哥

Mar 9, 2023

# 红楼艺苑善水沏茗版红楼梦剧本

* [01 开辟鸿蒙](#Xa427b4d810b310fe3a95064dd77da9f189b5b3c)
* [02 谪入红尘](#X225c8c862a0b437d9ff2ae99915b4f8dc8a1569)
* [03 宝黛钗相会](#Xf3bfbf7a8ab5ca6fdf1c55ce3e7239a16191d83)

# 剧本

提交修改的方向：

第一，把01，02压缩成一集，剧情做恰当的改动； 第二，30，请重点改一下，最多拉伸成2集，最好能照应开头； 第三，21-29，得请人专门改改，最好压缩成7集以下。 第四，03-20，请人做一个系统、连贯的修改；分工：03-10，11-15，16-20； 第五，请人专门对全剧的旁白进行修改； 第六，请人专门对全剧的题目进行修改，要保证协调，字数尽量一致。

# 内部剧本

出场人物表（暂定）

男： 贾宝玉（两名，一大一小） 甄宝玉（要求成熟男子扮演） 贾琏（要求成熟的声音） 贾雨村（要求成熟的声音） 某神帝（要成熟的声音） 忠顺王爷（要成熟的声音） 薛蟠（要成熟的声音） 卫若兰（要成熟的声音） 蒋玉菡（要成熟的声音） 贾政（要成熟的声音） 贾赦（要成熟的声音） 茗烟 贾兰 贾芸 僧（要成熟的声音） 道（要成熟的声音） 家人两名 群众演员四名

女： 林黛玉（绛珠） 薛宝钗 王熙凤 史湘云 秦可卿 贾元春 贾探春 贾惜春 妙玉 李纨 花袭人 晴雯 紫鹃 莺儿 鸳鸯 麝月 雪雁 巧姐 小红 坠儿 傻大姐 贾母 王夫人 薛姨妈 邢夫人 尤氏 观音菩萨 警幻仙子 钟情大士 婆子两名 群众演员四名

# 01 开辟鸿蒙

开幕，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日月无光，极其惨烈，主角是两个男子在单挑。

数个镜头闪过。

炎凉大帝：（放下剑）你输了，神瑛。

神瑛倒下，眼神锐利、不甘。

炎凉大帝：受死吧！

场景转换。

鸿蒙初辟，混沌渐开，主题音乐奏起。

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一块巨大的顽石，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背景是深邃的苍穹，连绵而苍凉山峰，石头靠近山峰，显得很高大。

南方南极观音经过，白衣翩跹，手捧净瓶，瓶插柳条，神容端庄肃静。

神瑛：那个过路的，请留步！

观音：（回首，自语）这石头竟会说话，却也有些灵性。（端详）你有什么说的，可以告于我。

神瑛：当日女娲炼石补天，弄了石头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却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单我时运不济，被丢弃在这山青埂峰下，好不凄凉！求你行个方便，带我去那西方仙境，多受日月精华的滋养，将来好歹修成个人形，可以痛快自在，强于在这里天天受罪呢。

观音：（沉吟）原来是补天所弃顽石……善哉，善哉，看你质虽粗蠢，性却稍通，将来有些造化也未可知，我就发个慈心，成全了你吧。

场景转换，西方灵河畔。

背景：深邃而略显灰白的天幕，一条奔涌的长河，河水显得昏黄，岸上是一片黄土，岸边仅有一棵小草，并无其他植物花卉和景色点缀。

观音：你好自为之吧。

一晃就是五千年后。

西方灵河岸上，顽石一块，绛珠草一颗，叶头上略有红色；石头很大，草与石相映，微风动处，那青草摇摆不休，虽说是一支小草，又无花朵，却妩媚多姿。

从石头中幻化出一个人，神气清爽。

神瑛：（环顾寰宇，神色欢愉）别人修个人形不过数百年功夫，我却足足等了几千年，托这块宝地之福，终于摆脱了石质，嘿嘿，从今天起就可以逍遥了，要干什么就干什么。（俯瞰那草）好妹妹，你我相伴多年，神交已久，希望你也早点修炼成人，而今我好不容易得见天日，正要出去游历一番，恕不多陪了，后会有期！

旁白：女娲炼石之前我已存在，之后又过了不知多少岁月，在冷酷如铁的黑暗中等待了数千万年，那是我第一次获得自由，无限宽广的天地，在我面前绵延不绝的展开。

茫茫云海，矗立着一片连绵绰约的琼宫，光万道滚虹霓，瑞气千条喷紫雾，两边摆数十员镇天元帅，一员员顶梁靠柱，持铣拥旄。

某元帅：来者何人，冒冒失失就要进天庭？

神瑛：（一愣）我不知自己是何人，连姓名皆无，不过在这三界中东游西荡，云去云来，也游历了不少地方，这天庭难道不是人人都可进的么？

元帅：（叱喝）待我看看你的原形……原来是块顽石，哈哈哈！（手指神瑛）也不打量一下自己是谁，竟敢这样大摇大摆地到天上来逛？快点滚回地面吧！

众天兵齐笑。

神瑛：请教各位，要如何才能成仙成佛，得进这天门？

元帅：看你是初得人身，不懂规矩，我就指点指点你，像你这样的出身，唤作“未入流”，比那狐仙妖怪地位还低，若要飞黄腾达，就赶紧去物色个主子，求他帮你在天尊面前求个一官半职，日后小心向上，早晚也好名列仙班，这里不是你来的地方。

神瑛：（皱眉）主子？就是那种让别人卑躬屈膝去服侍的人？

元帅：去去，你这未开化的泼皮，离远点儿，仔细乱棒打出去！

神瑛头也不回地离开。、

镜头一：神瑛在山川云雾中自在地穿行； 镜头二：神瑛路遇众神仙，和他们冷冷地对峙； 镜头三：几个神仙和神瑛发生睚眦，神瑛冰冷的目光闪动着； 镜头四：神瑛一个人蹒跚而行； 镜头五：剑飘，血落，一些残忍的画面； 镜头六：持剑的神瑛，冷漠地注视着天地之间；

（旁白）离开西方灵河之后，我到处游山玩水，尽情享受着广袤世界里的自由，直到很久之后，才发现原来别人都有同伴，独我没有，我原是一个怪物，一个异类，百口嘲谤，万目睚眦。渐渐地，人们称我为“混世魔王”。

地点：蓬莱仙岛、飘渺峰。

绛洞花主：（提剑走出来）什么人，闯进了我的地盘？

神瑛的身影在云雾中慢慢浮现，当看清楚彼此的面容时，两个人都吃了一惊。

两持剑对峙，他们的面目极其相似，但一个衣裳简陋、随意，肤色因日山风吹而略深，眉目间有一股张狂之气，显得十分狂野，另一个衣着华贵，虽无多余的装饰品，却显得雍容高贵，气派非凡，唇角流露出一丝轻慢。

绛洞花主：（皱了下眉）你就是那个最近到处占山为王的家伙？（眯起眼来看了一会儿）石头！

神瑛：正是，石头叫着好难听，今后叫我神瑛大人！

绛洞花主：（若有所思，嘴角流露出蔑视）公开做起强盗来了。净心菩萨送了你“喜新厌旧，贪得无厌”八个字，这下你有名了。

神瑛：这八个字我觉得很适合。

绛洞花主：果然混出名堂来了。

神瑛：少废话，我是后来的，到处都给霸占了，不作强梁可没办法。

绛洞花主：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进来，今天只好让你有去无回了！

神瑛冷笑。

镜头闪过：剑光、人影、面容、眼神。

绛洞花主：停！先不打了！（抹去唇边的血痕）你看中我这山头，可是大错特错了，我这里千万年来从无人骚扰，你以为没缘故么？

神瑛：住的不舒服我再挪窝，不干你事。

举剑。

绛洞花主：跟你说不了人话，看剑！

神瑛：去死吧！

绛洞花主：慢着！说了，别打了，再打我就破相了。

神瑛：啐，你还是个男人吗？

绛洞花主：我也并不是怕你，再打下去谁胜谁负还不知道哩，但是我这张脸可很要紧，谈和吧，许多好处给你。

神瑛：（吐出一个字）说。

绛洞花主：你放眼看看，我这仙山神峰，钟灵毓秀，不知道蕴含了多少精华，久而久之，这岛上的花妖树怪就遍地都是了，且大多修成女体，凡是男的我都赶出去了。你看她们，一个比一个娇媚，一个比一个多情，因此我连西天极乐世界也不愿意去了，就给自己取名叫绛洞花主，每天好不快活自在。人说我不思进取，谁知我乐在其中呢？

神瑛警惕地盯着他。

场景转换。

绛洞花主为他引路，带他欣赏岛上的旖旎风光。

无数袅袅婷婷的少女在树丛、花丛中若隐若现，一个个荷袂翩跹，羽衣飘舞，娇若春花，媚如秋月，巧笑嫣笑，从没见过这般景象的神瑛为之失神，半天不说话，连手中的剑也不知不觉垂落了。

绛洞花主：（笑）我的本事你也见了，等闲之辈自然不放在眼里，若是那本领高强，又为非作歹的，必是魔族无疑，然而来了，只说受不了这里的温柔气氛，生怕消磨了英雄气概，住不了几日也就拔腿跑了，因此从几千年起我就住在这里，岛上的姐姐妹妹也都熟的很了，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息同止，真是言和意顺，略无参商。今日既然撞见你这个天煞魔王，纵使你害了我性命，姐妹们也必然害怕，闪的没影子了，你岂不没趣？你若要和我一起享福，就住下吧。

神瑛：（回过神来）有些意思，你老兄在此享尽了荣华富贵，这花园今后分一半给我。

镜头一：蓬莱仙岛上春光无限。 镜头二：载歌载舞，仙云缭绕。 镜头三：神瑛沉醉不知归路。 镜头四：云雾越来越深。

场景转换。

灵台方寸山。山中有座斜月三星洞。那洞中有一个神仙，称名须菩提祖师。

神瑛径入洞天深处观看：一层层深阁琼楼，一进进珠宫贝阙，说不尽那静室幽居，直至瑶台之下。见那菩提祖师端坐在台上，两边有三十个小仙侍立台下。

小仙甲：什么人在此骚扰？

神瑛：天下无敌、地上无双，人称混世魔王的护花使者神瑛是也。

小仙乙：你是何人，师傅正在登坛讲道呢，你好大的胆子，就闯进来了，快快打出去！

神瑛：（笑）哎呀，这是待客之道吗？

群侍上。一场打斗，神瑛胜出。

菩提：你个初世为人的畜生，如何恁般狂妄！不当人子！不当人子！折了你的寿算！

神瑛：我漂洋过海，登界游方，是个神仙就不拿正眼看我，今天这口恶气出得痛快、痛快！哈哈。

菩提：……可惜了你的本来面目！将来修不成正果，你必……后悔！（咽气）

神瑛：（踢开尸首，不屑地）啰嗦的老儿！

炎凉大帝、警幻仙子驾到。

炎凉大帝：居然打死了菩提祖师，小子，你也太大胆了！

神瑛：这是哪位大神啊，这么威风凛凛的？

警幻仙子：不得无礼，顽石！这位是统管天地玄黄五老六御的炎凉大帝，能知宇宙未来、穷极因果，连玉皇都要谦让三分，你怎可如此狂妄自大？快放下你的剑！

神瑛：哈哈哈，所谓神明，也不过是管人、要人听话的罢了，我偏偏不听，又怎得？限我自由者，死！

炎凉：小子，须知天外有人，人上有人，如今你这点修为，在我眼里连雕虫末技也算不得。

镜头一：剑光闪动。 镜头二：神瑛的目光。 镜头三：炎凉大帝冷酷的目光。 镜头四：剑交错而过。

……

神瑛倒在地上，炎凉上前，以剑抵其喉。

警幻仙子：请等一下！

炎凉：仙姑要说什么？

警幻仙子：我佛慈悲，常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菩提祖师他自幼修持，苦历过一千七百大劫。每劫该十二万九千年，算起来道行深远了，今日断送在这顽石手里，想来必有他的天数，是劫躲不过。这顽石并无奇巧之处，不过是无才可去补天，一腔郁愤塞满胸腔不得发挥罢了，今可暂且饶他，仍叫他回灵河畔去修行罢，着令小仙看管就是。

炎凉：事关重大，倘若这是一个魔障，今日不结果了它，来日恐怕仙姑你担当不起。

警幻仙子：若能度他，也是小仙的功德，若不能，小仙自去元始天尊座前请罪。

场景转换。

灵河畔。

绛珠仙草已经行将枯萎。

神瑛从远方慢慢走近，凝视它。

神瑛：好妹妹，我回来了。

镜头一：灵河畔，神瑛在汲水，取回来浇灌仙草。

镜头二：神瑛在盖赤暇宫。

镜头三：神瑛蹲在绛珠仙草前，凝视，唇边浮现微笑。

远远的，警幻仙子和炎凉大帝站着。

炎凉：那顽石老实了没？

警幻：大神请放心，他自回来这边，便盖了座赤暇宫，住在那棵草旁边，日夜浇灌呵护，我瞧他性情竟然改了许多，加以教导，或许就慢慢醒悟了。

炎凉：你要好好看管，不许他离开这河边再为非作歹。

旁白：我生命中最大的一次流浪就这样结束了，长久的漂泊、分别之后，再次回到她身边，这里，是我的故乡，因为，她是我的亲人。

# 02 谪入红尘

多年后。

神瑛站在海边，眺望浩瀚的天际。

从仙草里幻化出人形，绛珠仙子冉冉而出。

绛珠：你在看什么？

神瑛：妹妹，今天精神好些吗？

绛珠：嗯，好多了。今个儿天气好，我们到海上去玩？

神瑛：只怕妹妹身体不好，走不远。

绛珠伸手给神瑛，一起掠过无限的海洋，无限的风云在他们身边飘过，两人轻快地朝着浩瀚的大海尽头而去。

一座绰约的仙岛上，他们停了下来，在沙滩上散步。

远方泛起云雾，渐渐散开，绛洞花主和几个仙子一起翩跹而出。

绛洞花主：神瑛！（两眼望向绛珠，神态显得有些讶异）

神瑛：你今天怎么舍得离开那洞天福地，到这冷冷清清的地方来看我？

绛洞花主：（视线终于从绛珠身上移开）你住在这里，倒是两耳不闻世外事，知道么？为了争权夺利，神族和魔族打起来了。（停顿，望向天边）天庭的权势越来越大，要是他们胜了，我就沦为奴才了。 他们，要的是信徒，是服从、秩序、权威和寺庙，个个都要循规蹈矩，谁也别想例外。（目光收回来，盯着神瑛）我若对他们称臣，放弃终身的快活逍遥，就枉称了“护花使者”四个字！

神瑛不予。绛洞花主转身离去。

绛珠：他在说什么？

神瑛：再说一些奇怪的事情。……跟咱们没有关系。（声音温柔）好妹妹，和你在一起，我最快活了。

绛珠：嗯，咱们只要天天在一起就好了。

旁白：我的梦想————终身属于自己，每天，当太阳在海面上冉冉升起，就像把力量注入我们年轻愉快的灵魂中，即使是漆黑的深夜，呼号过的寒风，凋萎的落花，在最徘徊和凄冷的时刻，也能让我们想要歌唱，赞美被赐予这自由自在的生命。 我从来没想过，高贵如我，要去屈服于谁，也不能想象娇弱如她，某一天被列入天宫歌姬的行列，向谁媚笑。难道这天地之间，就不能只有我们两个人吗？

镜头转换。

绛珠的身影在浪花中穿梭，回头向神瑛望，笑容有如那时明净无瑕的天空。海鸥在他们之间翱翔。

旁白：当天庭的消息传来，为了分清敌我，划清界限，所有的神仙妖怪都要去登记注册，朝拜至尊天皇，我终于决定离开赤暇宫，去参加神魔大战。

场景转换。

回到开幕式的场景，一场血腥战斗。

炎凉：顽石，我们又见面了，你竟然加入了魔族。

神瑛：大帝，别来无恙？

炎凉：你果然是个孽障，我留你不得了。

神瑛：在这里，我觉得，能够呼吸，就像大海一样狂叫，像电气一样奔驰，像烈火一样燃烧，不用去看别人的脸色，不用去想戒律清规，不用小心谨慎…………对不起，陛下，比你那海市蜃楼的极乐世界有趣多了。

炎凉：短见！这样你永远也不能脱离苦海，成圣成佛，你如此愚昧，不配做神仙，不如让我送你回归本性，仍然去做石头！

神瑛：少吓唬人了，问我手中的剑！

炎凉：笨蛋，这一回要让你粉身碎骨！

旁白：那一战，把我重新打回了地狱，回到了黑暗，混沌，和未知中……像宇宙中的蜉蝣，不断下沉，下沉……

场景转换。

放春山遣香洞，太虚幻境。

两个仙女在云雾和林间漫步。

绛珠：姐姐。

警幻仙子：绛珠妹妹，你在想什么？

绛珠：（迟疑片刻）不瞒姐姐说，我想回赤暇宫去住……年代久了，恐怕荒芜了。

警幻仙子：妹妹，当日是我见你孤苦，特意接来住的，今日你提起赤暇宫，必是思想起神瑛侍者了。神魔大战过去五百年了，这顽石恐怕也早已生锈，失去灵性了，辜负了他千万年的道行。先前我原看好他，奈何他本不知自己所欲何为，竟致走火入魔，方有今日。

绛珠：姐姐，人无痴者，无可与之交，因其无真气也。我所爱神瑛者，乃天下第一真人也。

警幻仙子：他是作奸犯科，天帝要罚的人，我等也莫可奈何。

绛珠：……虽然如此，但我原也不是为了什么天规，我是为了我的私心，且容我去求求观音看。

警幻仙子：妹妹打算怎么说？

绛珠：（摇头）我也没什么可说的，就说，我想见见他。

警幻：你这样说，断不能成功，我教你一个法儿，就说神瑛招来天谴，皆因锻炼未够，实在并非恶人，不若请观音令他下凡去经历一番，那凡尘之苦，可以抵得过他的罪过了，设若能翻然醒悟，也是菩萨的功德，观音听了，必会松动，届时我与众姐妹再从旁求情，或有希望再给那顽石一个机会。（回头吩咐小婢）去唤痴梦、钟情、引愁等人来，大家一齐去帮绛珠妹妹，如今那顽石受罪也受够了，观音大士又号称万称万应，千圣千灵的，或许这个情能求下来也未可知呢。

南海，普陀岩，紫竹林中。

观音：今天是什么风，把你们都吹来了？

钟情大士：普陀珞珈山救苦救难大慈大悲南无观世音菩萨，向来乘看顾我们太虚幻境，今天是想来听你讲经呢，你又不时常去我们那里走动。

观音：（笑）你们的来意，我知道了，哪里是要听我讲经，是做说客来了。

警幻仙子：菩萨有什么不知道的？既如此，还望大发慈悲，当日那顽石是你看怜，带到西天灵河岸去的，天长日久，使他修成个通灵宝玉，他今天虽有劫难，若能度过，将来前途恐怕不可量呢。

观音：（转向绛珠）你求了如来五百年不成，又来找我？

钟情大士：（笑）绛珠，菩萨这是说你绕着弯道儿走呢。

绛珠：望菩萨成全弟子则个，绛珠感恩不尽也。

观音：（沉吟）他犯了天条，如今道行一朝俱毁，灵力全无，岂能再复苏为神仙？除非……除非转世投胎，重新修炼，再挣个仙品罢了。

绛珠：既然如此，我也同去。

钟情大士：（大惊）使不得！常言道，苦海无涯，妹妹如何还自愿堕入红尘，受那轮回之苦呢？绛珠妹子今天可不是疯魔了？

众仙姑：妹妹三思！下界万万去不得。

绛珠：（环顾周围，面露感激）多谢各位好意相劝，然他是甘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只得去下世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换他，也偿还得过他了。

观音：你如何恁般想不开？那西天灵河原是天地山川日月精华之所在，生出你这样一个超犯胜俗的极品，竟是个痴迷的。

警幻：我也警告过他，那红尘中虽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持，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倒不如不去的好。谁知他因未报那顽石的酬报灌溉之德，故其五内便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执拗不悔，一意孤行，可见是前世冤孽了，也违拗不得。

观音：罢了，罢了，今天就许了你，不是为他，却是为你，若能了解此案，便不枉我苦心点化了，望你好自为之，早日跳出迷途。

警幻：恰逢绛洞花主罪刑已满，连带着许多风流冤家，一并在太虚幻境挂了号，就让他们结伴去吧。

旁白：……我在伸手不见无指的黑暗中，又一次睁开了双眼……来到了，人间，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之乡。

背景：三生石畔，幼小的，刚化为人形的绛珠，正在揉着双眼，回头望望微笑的，面目清朗的神瑛，那时候他们天真无邪，阳光灿烂，暖风和煦。

# 03 宝黛钗相会

南海普陀珞珈山。

小童：菩萨，“子乌”、“虚有”两位大士已经到了。

一僧一道飘至宝殿莲花座前。

僧道：（施礼）菩萨唤我二人来，不知有何吩咐？

观音：近期因绛洞花主、神瑛侍者等一干人谪凡，许多风流冤孽不免缠绵下界，且这两个孽障前世本领不小，在天界着实风光过，自然与众不同，恐有神通显示，为害人间，着你二人去看着点。

镜头转换。

京城外，一僧一道结伴而来，那僧则癞头跣脚，那道则跛足蓬头，疯疯癫癫，挥霍谈笑而至。

从江南而来的一艘船泊岸了，下来几个老妇，一个小丫鬟，簇拥着一个小女孩，上了轿子，后面有马车护送。

僧、道目送这一行人远去。

僧：还看什么，十七年后，仍然回来就是了。

道：正是，你我既然接了这份差事，趁此何不也超脱几个，也是一场功德哩。

僧道渐行渐远。

镜头转换。

贾府里。

鸳鸯等人：林姑娘来啦，快接林妹妹。

众人：林姑娘来啦。

几个穿红着绿的丫头笑迎上来，又有几个忙着进去报信。

黛玉在奶娘和婆子的簇拥下走进正房，贾母在两个丫头的搀扶下出来。

贾母：外孙女儿，外孙女儿！

黛玉：外祖母！（呜咽，下拜）

贾母：外孙女，心肝儿肉啊，我的心肝！（抱住黛玉）可怜我一生只养了这么个女儿，巴巴地嫁了出去，指望着娘儿俩总在一块，好叫我看着放心，偏偏女婿一下就迁到了扬州。我天天烧香拜佛，悬心惦记，求菩萨保佑他平平安安，安享富贵，谁知道现在女儿再也见不着，倒是外孙女儿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回来了！（哭）

众人上千劝解，又哭成一团。

宝玉出现在门前，迷惑地望着眼前的一幕，悄悄转身进屋。

贾母：（平静下来）外孙女儿，这是你大舅母。

黛玉：见过大舅母。

贾母：这是你二舅母。

黛玉：见过二舅母。

贾母：这是你先珠大哥的媳妇珠大嫂子。

黛玉：见过大嫂子。

贾母：这是你三个姐妹，迎丫头，探丫头，这是最小的惜春。你大表姐元春，已经选进宫做女史去了。

黛玉：二姐姐，三妹妹，四妹妹。

探春：（欢乐）林姐姐好。

惜春：（笑）林姐姐！

黛玉对她们莞尔一笑。

众人分坐，饮茶。

一阵笑声由远而近。

熙凤：（笑）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

一群媳妇丫鬟围拥着一个彩秀辉煌的美人从后房门进来。

贾母：（笑）你不认得他，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波皮破落户儿，南省俗谓作“辣子”你只叫他“凤辣子”是了。

探春：林姐姐，这是琏嫂子。

黛玉：嫂子。

熙凤：（惊叹）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携黛玉回贾母身边）看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

贾母：我才好了，你倒来招我，你妹妹远路才来，身子又弱，也才劝住了，快再休提前话。

熙凤：是呢！我一见了妹妹，一心都在他身上了，又是喜欢，又是伤心，竟忘记了老祖宗，该打，该打！

满屋子的人都笑了。

熙凤：妹妹几岁了？可也上过学？现吃什么药？在这里不要想家，想要什么吃的，什么玩的，只管告诉我，丫头老婆们不好了，也只管告诉我。

宝玉又出现在门口，看这欢笑的一幕。

贾母：呆站在那里做什么？还不来见你妹妹！

宝玉：（向前走到黛玉跟前，打量她，片刻，突兀地）这个妹妹，我见过的。

贾母：胡说，他才来，你那里曾见过他？

宝玉：我说见过，你们不信，好吧，虽未曾见过他，然我看着面善，心里就算是旧相识，今日只作远别重逢，亦未为不可。

贾母：好，好，更好，若如此，更相和睦了。

宝玉：妹妹尊名是那两个字？

黛玉：黛玉。

宝玉：妹妹的表字呢？

黛玉：无字。

宝玉：（俏皮地笑）我送妹妹一妙字，莫若“颦颦”二字极妙。

探春：宝哥哥，这可有什么典故？

宝玉：《古今人物通考》上说：“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画眉之墨。”况这妹妹眉尖若蹙，用取这两个字，岂不妙哉！

探春：只恐又是你的杜撰。

宝玉：（笑）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

宝玉：（又问黛玉）妹妹可也有玉没有？

黛玉：我没有那个，想来那玉是一件罕物，岂能人人有的。

宝玉：（呆了片刻）什么罕物，连人之高低不择，还说“通灵”不“通灵”呢！我不要这劳什子了！“

贾母：孽障！你生气，要打骂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

宝玉：（怨恨）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单我有，我说没趣，如今来了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可知这不是个好东西。

贾母：你这妹妹原有这个来的，因你姑妈去世时，舍不得你妹妹，无法处，遂将他的玉带了去了，你如今怎比的他？还不好生慎重带上，仔细你爹知道了。

宝玉不理，转身欲离去，回望黛玉因惊恐而满眼溢出泪水。

宝玉停住，默然，回望林黛玉。

贾母替他把玉带上。

贾母：外孙女儿，你带来的人呢？

熙凤：还不快见过老太太。

雪雁、王嬷嬷上。

贾母：（摇头）这两个都不中用，紫鹃，你过来。

紫鹃上。

贾母：今后你就跟了林姑娘吧，早晚好生服侍，就是在我跟前尽了力。

紫鹃：（上前，下拜）见过林姑娘。

黛玉忙扶起她。

宝玉的目光，和黛玉的目光交集。

镜头变得滳倘恍迷离，周围的一切都开始朦胧、消失，在逐渐响起的音乐声中，一座座深阁琼楼，一进进珠宫贝阙，一片片雪白浪花层层掀起……在层叠的背景中，浮现出今生林黛玉那双泪眼。

旁白：……那是……一个美梦的开端……

镜头一：黛玉在写字，宝玉站在旁边看着她写的诗文，指指点点；

镜头二：黛玉坐在凳子上，宝玉拿了一支眉笔在为她画眉，一旁的丫鬟看着；

镜头三：宝玉提了一只漂亮的鹦鹉，跑去找黛玉，俩人说笑着什么。

旁白：从那时起，我在花海和树丛的迷雾中彷徨，在像珍珠一样光滑柔顺的梦里穿梭，在连绵不绝的白天和黑夜中怡然自得地游荡，我的眼睛迷恋在锦绣繁华之中，我的呼吸无法离开日渐熟悉的芬芳，甜蜜的日子像沙漏一样从手中滑落……

警幻仙子：宝玉、宝玉……

宝玉：（迷糊中）谁在叫我？

云雾渐起，出现了太虚幻境，一群歌姬在载歌载舞。警幻仙子的窈窕身影浮现，对他微笑。

警幻仙子：我今引汝至此，以汝家上中下三等女子之终身册籍，令汝熟玩，再引汝至此处，令汝倍历这瞬息富贵展眼穷困之循环，便是冀汝于淫中悟情，于乐中悟悲，于色中悟空，于有中悟无，于恶中悟善，切莫再迂阔怪诡，似傻如狂，免得见弃于世道……今后万万解释，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

镜头转换。

袭人：二爷，做了什么梦，呆呆地想呢？起来洗脸吧。

宝玉：好姐姐，我不想起，被窝里怪舒服的。

袭人：快起来，今个儿呀，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宝玉：（好奇）什么好消息，快说！

袭人：你薛姨妈要来了。

宝玉：（一骨碌爬起来）真的？他们家在金陵住得好好的，怎么突然来了？

袭人：早上听鸳鸯他们说，你姨表兄薛蟠，倚财仗势，打死了人命，现在应天府案下审理，所以姨太太就带了哥儿姐儿，合家进京了投奔来了。我看呀，依着太太老爷们的意思，一定会留他们长住下来的。

宝玉：（大喜）这么说，宝姐姐也要来了喽？好袭人，快替我穿好衣服，我告诉林妹妹去。

镜头转换。

浩浩荡荡的车队，正朝荣国府而来。

薛姨妈、薛蟠、宝钗、香菱等人的特写镜头一一闪过。

薛姨妈下车，和早已迎候出来的王夫人相见。

薛姨妈：姐姐。

王夫人：妹妹，这一路上可好？

薛蟠神气活现，突然碰到贾政威严的目光，自觉没趣。

三春等人张望着，看到宝钗也迎了过去，问长问短，特写镜头放过。

宝玉和黛玉远远地站在后面，宝钗的目光向他们望去。

宝玉拉着黛玉，一起上前。

三人初会荣禧堂，面带微笑，目光交流间，主题歌奏响。

# 04 黛玉探宝钗

紫鹃在给黛玉梳头发。

黛玉：（若有所思）宝玉今儿怎么没来？

紫鹃：大约天冷，他看完戏就回去了。姑娘也不用惦记，他顽够了，自然要歇歇的。

黛玉：我说呢，这几天不见他登门，必是有好玩的了，不告诉我。

紫鹃：二爷昨儿才来过的呢，只是最近上学堂了，比不得过去空闲，来的略少了点儿，姑娘可别多心。

黛玉：谁多心了？替我准备一下，我去梨香院看看姨妈，打他们来了，我还没去过呢，不成个礼数。

梨香院里。

宝玉：宝姐姐，听说你最近在养病，可大愈了？

宝钗：已经大好了，倒多谢记挂着。宝兄弟，请坐。

宝玉坐下。

宝钗：成日家说你的这玉，究竟未曾细细的赏鉴，我今儿倒要瞧瞧。 （念）莫失莫忘，仙寿恒昌。 （向莺儿）你不去倒茶，也在这里发呆做什么？

莺儿：我听这两句话，倒像和姑娘的项圈上的两句话是一对儿。

宝玉：原来姐姐那项圈上也有八个字，我也赏鉴赏鉴。

宝钗：你别听他的话，没有什么字。

宝玉：好姐姐，你怎么瞧了我的呢。

宝钗：也是个人给了两句吉利话儿，所以錾上了，叫天天带着，不然，沉甸甸的有什么趣儿。

宝玉：（念）不离不弃，芳龄永继 姐姐这八个字倒真与我的是一对

莺儿：是个癞头和尚送的，他说必须錾在金器上……

宝钗：莺儿，你还站在这里坐什么，怎么不去给二爷倒茶？

宝玉：姐姐熏的是什么香？我竟从未闻见过这味儿。

宝钗：我最怕熏香，好好的衣服，熏的烟燎火气的。

宝玉：既如此，这是什么香？

宝钗：是了，是我早起吃了丸药的香气。

宝玉：什么丸药这么好闻？好姐姐，给我一丸尝尝。

宝钗笑道：又混闹了，一个药也是混吃的？

某丫鬟：林姑娘来了。

黛玉：嗳呦，我来的不巧了！

宝钗：这话怎么说？

黛玉：早知他来，我就不来了。

宝钗：我更不解这意。

黛玉：要来一起都来，要不来一个也不来，今儿他来了，明儿我再来，如此间错开了来，岂不天天有人来了？也不至于太冷落，也不至于太热闹了，姐姐如何反不解这意思？

宝玉：好妹妹，外面下雪了么？你可仔细冷着了。

薛姨妈：来，好孩子们，今天就在姨妈这里吃酒。

李嬷嬷：姨太太，别让他喝。他性子可恶，吃了酒更弄性。

薛姨妈：你只放心吃你的去。我也不许他吃多了。便是老太太问，有我呢。

宝玉又说：不必温酒了，我只爱吃冷的。

宝钗笑道：宝兄弟，亏你每日家杂学旁收的，难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热，若热吃下去，发散的就快，若冷吃下去，便凝结在内，以五脏去暖他，岂不受害？从此还不快不要吃那冷的了。

宝玉放下冷酒，有丫鬟拿了酒去暖。

雪雁进来，与黛玉送小手炉。

雪雁：姑娘，这是你的手炉，忘在家了。

黛玉：谁叫你送来的？难为他费心，那里就冷死了我！

雪雁：紫鹃姐姐怕姑娘冷，叫我送来的。

黛玉：也亏你倒听他的话，我平日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他说了你就依，比圣旨还快些！

薛姨妈：你素日身子弱，禁不得冷的，他们记挂着你倒不好？

黛玉：姨妈不知道，幸亏是姨妈这里，倘或在别人家，人家岂不恼？好说就看的人家连个手炉也没有，巴巴的从家里送个来。不说丫鬟们太小心过余，还只当我素日是这等轻狂惯了呢。

薛姨妈：你这个多心的，有这样想，我就没这样心。

宝黛目光交会，宝玉觉得不自在。

李嬷嬷：二爷，喝不得了，仔细老爷今天在家，要问你的书！

黛玉：别扫大家的兴！舅舅若叫你，只说姨妈留着呢，这个妈妈，他吃了酒，又拿我们来醒脾了！（向宝玉）别理他，咱们只管乐咱们的。

李嬷嬷：林姐儿，你不要助着他了，你俩在一起长了五六年，你倒劝劝他，只怕他还听些。

黛玉：我为什么助他？我也不犯者劝他。你这妈妈太小心了，往常老太太又给他酒吃，如今在姨妈这里多吃一口，料也不妨事。必定姨妈这里是外人，不当在这里的也未可定。

李嬷嬷：真真这林姐儿，说出一句话来，比刀子还尖。

宝钗：真真这个颦丫头的一张嘴，叫人恨又不是，喜欢又不是。

薛姨妈：别怕，别怕，我的儿！来这里没好的你吃，别把这点子东西唬的存在心里，倒叫我不安。只管放心吃，都有我呢。越发吃了晚饭去，便醉了，就跟着我睡罢。（吩咐下人）再烫热酒来！姨妈陪你吃两杯，可就吃饭罢。

酒过三巡。

黛玉：（向宝玉）你走不走？

宝玉：你要走，我和你一同走。（向姨妈）咱们来了这一日，也该回去了。还不知那边怎么找咱们呢。

黛玉：姨妈，耽扰久了，我回去了。

宝黛并行的身影渐渐远去。

# 05 秦可卿之死

天香楼。

见熙凤和宝玉前来，秦可卿想起床迎接。

熙凤：快别起来，看起猛了头晕。（紧走了两步，拉住秦氏的手）我的奶奶！怎么几日不见，就瘦的这么着了！

可卿：这都是我没福，这样人家，公公婆婆当自己的女孩儿似的待。婶娘的侄儿虽说年轻，却也是他敬我，我敬他，从来没有红过脸儿。就是一家子的长辈同辈之中，除了婶子倒不用说了，别人也从无不疼我的，也无不和我好的。这如今得了这个病，把我那要强的心一分也没了。公婆跟前未得孝顺一天，就是婶娘这样疼我，我就有十分孝顺的心，如今也不能够了。我自想着，未必熬的过年去呢。

熙凤：胡说，哪里就到得这个田地了？况且能多大年纪的人，略病一病儿就这么想那么想的，这不是自己倒给自己添病了么？你只管放宽心，安心养病，这府里大大小小的事情，有我呢！我明儿再来看你。（吩咐宝珠）好生伺候你家少奶奶，知道吗？

宝珠：是。

宝玉、熙凤同车而归。

远远地传来骂声。

焦大：没良心的王八羔子！瞎充管家！你也不想想，焦大太爷跷跷脚，比你的头还高呢。二十年头里的焦大太爷眼里有谁？别说你们这一起杂种王八羔子们！

宝玉：那边在吵什么？

贾蓉：把他捆起来！等明日酒醒了，问他还寻死不寻死了！

焦大：蓉哥儿，你别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儿。别说你这样儿的，就是你爹，你爷爷，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不是焦大一个人，你们就做官儿享荣华受富贵？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家业，到如今了，不报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来了，不和我说别的还可，若再说别的，咱们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

熙凤：以后还不早打发了这个没王法的东西！留在这里岂不是祸害？倘或亲友知道了，岂不笑话咱们这样的人家，连个王法规矩都没有。

贾蓉：是。

焦大：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

宝玉：他说的好有趣，风姐姐，什么是“爬灰”和“养小叔子”啊？

熙凤：（疾言厉色）那是醉汉嘴里混说，你是什么样的人，不说没听见，还倒细问！等我回去回了太太，仔细捶你不捶你！

特写：宝玉迷惑的脸。

旁白：三天后，蓉儿媳妇的丧钟响彻了贾府。

宝玉：（睡梦中醒来）那是什么钟声？

晴雯：（赶来）二爷还是睡觉吧，那是东府蓉大奶奶没了。

宝玉：啊？

晴雯：你别慌，告诉你，林姑娘明天要回扬州去呢，你还是赶紧睡觉，一早好去辞她。

宝玉：为什么？你在说什么？好好的林妹妹为什么要走？

晴雯：今儿晚上才听鸳鸯姐姐说的，林姑爷的书信寄来，身染重疾，写书嘱林姑娘立刻回去，这事儿拖不得，所以老太太吩咐了，明儿吃过午饭就动身，叫琏二爷送她。

宝玉：啊？（一口血吐出来）

袭人等慌忙上来。

袭人：怎么了？二爷？（吩咐麝月）不得了了，快去回老太太，赶紧请大夫过来。

宝玉：不用忙，不妨事的，这是急火攻心，血不归经。（爬起来，要换衣服）

袭人：你到哪里去？才咽气的人，那里不干净，又夜里风大，明早再去不迟。

宝玉：我看林妹妹去，去安慰安慰她。

袭人：小祖宗！林妹妹已经睡下了。

宝玉：顾不得了，估计这会子她也没睡着。晴雯，你给我盏灯笼就是了。

潇湘馆。

林黛玉披衣坐在桌前，对着烛光发呆。

紫鹃替她再披上一件斗篷。

紫鹃：姑娘，睡一会儿吧，明儿路上颠簸，越发睡不好了。

黛玉不语。

紫鹃：行李我都打点好了，姑娘，你就听我一劝，好歹躺一会儿吧。

敲门声。

雪雁把门打开。

宝玉提着灯笼走进来，望着黛玉。

宝玉：妹妹。

黛玉仍不语，注视着他，宝玉走过去。

场景转换。

次日，贾琏带着十几个仆从，护送林黛玉回扬州。

宝玉望向她。

宝玉：（急切地）好妹妹，这一路上千万小心！

黛玉掀开帘子看了眼宝玉。

宝玉：知道了吗？早点回来！好让我放心……

黛玉：……我知道了，你放心就是。

帘子随即放下。

车子远去。

场景转换。

秦可卿的丧事正在办，宁国府街上一条白漫漫人来人往，花簇簇官去官来。

贾珍呆呆的坐在房里。

尤氏冷冷的看了他一眼，转身朝外走。

上房里，邢夫人，王夫人，凤姐并合族中的内眷陪坐。

门人：珍大爷进来了。

贾珍拄个拐，慢慢地踱了进来，脸色可怕。

邢夫人：你身上不好，又连日事多，该歇歇才是，又进来坐什么？

贾珍：侄儿有一件事要求二位婶子并大妹妹。

王夫人：什么事？

贾珍：如今孙子媳妇没了，侄儿媳妇偏又病倒，我看里头着实不成个体统。怎么屈尊大妹妹一个月，在这里料理料理，我就放心了。

邢夫人：原来为这个。你大妹妹现在你二婶子家，只和你二婶子说就是了。

王夫人：他一个小孩子家，何曾经过这样事，倘或料理不清，反叫人笑话，倒是再烦别人好。

贾珍：婶子的意思侄儿猜着了，是怕大妹妹劳苦了。若说料理不开，我包管必料理的开，便是错一点儿，别人看着还是不错的。从小儿大妹妹顽笑着就有杀伐决断，如今出了阁，又在那府里办事，越发历练老成了。我想了这几日，除了大妹妹再无人了。婶子不看侄儿，侄儿媳妇的分上，只看死了的分上罢！（哭泣）

熙凤：（向王夫人悄声）大哥哥说的这么恳切，太太就依了罢。

王夫人：（悄悄的）你可能么？

熙凤：有什么不能的。外面的大事已经大哥哥料理清了，不过是里头照管照管，便是我又不知道的，问问太太就是了。

贾珍：也管不得许多了，横竖要求大妹妹辛苦辛苦。我这里先与妹妹行礼，等事完了，我再到那府里去谢。（取了宁国府对牌出来，送与凤姐）妹妹爱怎样就怎样，要什么只管拿这个取去，也不必问我。只求别存心替我省钱，只要好看为上，二则也要同那府里一样待人才好，不要存心怕人抱怨。只这两件外，我再没不放心的了。

王夫人：你哥哥既这么说，你就照看照看罢了。只是凡事小心，别自作主意，有事打发人问你哥哥、嫂子要紧。

熙凤：这个自然，太太放心，我知道分寸的。

场景转换，协力宁国府。

熙凤坐在上头正中间的椅子上，平儿等侍女立于旁。

下面站了黑压压的一溜人，皆屏息凝神恭听教训。

熙凤：既托了我，我就说不得要讨你们嫌了。我可比不得你们奶奶好性儿，由着你们去。在不要说你们‘这府里原是这样’的话，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错我半点儿，管不得谁是有脸的，谁是没脸的，一例现清白处理。（吩咐）彩明念花名册，按名一个一个的给我唤进来。

……

旁白：我的嫂子凤姐儿，极聪明能干，人们说她，出挑的美人模样儿，少说些有一万个心眼子，再要赌口齿，十个会说话的男人也说她不过。有她在的地方，老太太就会高兴，老太太一笑，全家也就笑了，她那精神奕奕的笑容，是荣国府一块最大的金字招牌。

# 06 黛玉南归

扬州。

林黛玉呆呆的站在空荡荡的灵堂里，脸上泪痕已干。

紫鹃和雪雁默默无言，院子里静悄悄的，不闻一声咳嗽。

黛玉的眼前浮现了病危的父亲，捏着她的手。

林如海：你回外祖母身边去……好好过活……

黛玉：爹，别走……别丢下女儿一个人，爹，爹爹！

林家大院四壁空空。

贾琏站在院外，一队人马走进，为首的少年秀气夺人，颇为引人注目。

甄宝玉：（拱手）是贾府的琏二爷吗？

贾琏：（疑惑地打量，陡然省悟）原来是甄家的，这位就是甄二爷了！果然和我家的宝玉外形极像，猛一看还以为是一个人。

甄宝玉：在下甄宝玉，听说贵府的姻亲林家遭了事，特来看看，还望琏二爷不要多心，只当我们小看了你。如今贵府上更出了桩天大的喜事，便不需我家出面，林家这点小事也不足挂齿的。

贾琏：什么喜事？我出门在外，耳目闭塞，竟然不知。

甄宝玉：国舅姥爷大喜！贵府的大小姐元春晋封为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琏兄这一回去恐怕就有赏呢。

贾琏：啊？当真？（掩饰不住喜色，向天边拱手）天恩祖德啊！贾门暂可无忧也，谢天谢地！（邀请）宝兄弟，请，到里面坐！

甄宝玉一笑，随贾琏一起入内。

贾琏：说来让兄弟见笑，我们贾家外表看着轰轰烈烈，其实一年不如一年了，先是尤家一败涂地了，紧跟着邢家、秦家、李家，眼看着都不行了，如今林姑夫因为得罪朝廷，又被降罪革职，险些抄家，多亏贵府及时出手相助，才免失体面。

甄宝玉：琏兄这话太见外了，甄贾两家原是一衣带水的关系，唇亡齿寒，息息相关，怎能不互相多加照应？况且如今形势大好，些许旁亲的衰败大可不必放在心上。林家的事，不过因为林老爷为人耿直，清高了些，得罪了皇四子，并不是什么大罪，国舅姥爷只管宽心。

贾琏眉毛渐展开，两人开始谈笑风生。

场景转换。

运河边，杨柳依依。

紫鹃：雪雁，扶着姑娘小心点儿。

黛玉下了素轿，向船上走去。

甄宝玉一路骑马相送，忽然望见黛玉，为之一震。

贾琏：这就是表妹林黛玉。（向黛玉）林妹妹，这位是甄家的二少爷，也叫宝玉，甄家和我们家的交情是不用说了，就跟自家人一样。

黛玉向他瞥了一眼。

甄宝玉的眼睛一瞬也不瞬地盯着她。

紫鹃、雪雁等人皆面露差异。

婆子：和我们家那个宝玉，长得怎么这么相像！

黛玉：见过甄二爷，一路有劳您相送了，小妹这就别过。

黛玉上船，紫鹃等也随即上船，贾琏向甄宝玉拱手告辞。

甄宝玉：……（目送她们，失声）这位妹妹，我曾见过的！……

船渐行渐远，甄宝玉仍然呆立在岸边。

场景转换。

卧室里。

宝玉躺在床上，随手翻看一本集子，神色厌倦，百无聊赖。

袭人：（端着茶水进来）我的好二爷，你闷闷不乐的做什么？大小姐晋封了，这天大的喜事你也不笑笑，那要怎样才开心呢？

宝玉：茶放那里吧。（仍然翻书）

袭人：二爷也不看看最近，宁荣两处何等热闹，多少亲朋好友前来庆贺，府里上上下下个个春风得意，独你一个皆视有如无，毫不曾介意。众人不笑你越发呆了才怪呢。

晴雯从外面走进来，面带笑意。

晴雯：（走到床头坐下）二爷，别烦闷了，我只告诉你一件喜事。

宝玉：（看向她）去去，能有什么好事？

晴雯：别的事我也不知道，独有一件，琏二爷和林姑娘就要回来了。

宝玉：（一骨碌地爬起来）真的？

晴雯：我几时哄过二爷？就是因为赶上了大小姐的喜信，琏二爷他们才昼夜兼程，听说已经遣人来报信，明天就到家了。

宝玉：啊？（喜上眉梢，披衣就往外跑）

袭人：小祖宗，你去哪儿？

宝玉：去跟风姐姐说，给林妹妹打扫房子，安插器具，奶妈婆子们也该准备准备，好好接了她来家，长长远远的住下来。

袭人在背后摇头。

场景转换。

次日，黛玉的闺房里。

黛玉：（整理案上的书籍、纸笔，吩咐紫鹃）这个给迎春姐姐，这是探春妹妹的，这是宝姐姐的……可都记好了。

宝玉立于旁，笑容满面地看着。

宝玉：好妹妹，这一年里，我也弄了许多新书来，一会儿到我那里去看就知道了。（凑近）妹妹你看这个，（取出一串香念珠）这是前儿送蓉儿媳妇出殡，路上碰到北静王，他送我的，听说还是御赐的，给妹妹。

黛玉：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他。（掷而不取，宝玉只得又收回）

宝玉：你不要这香串，我可要妹妹的东西，有什么好的给我不？

黛玉：（瞅着他，含笑）那也只看我愿意不愿意。

场景转换。

贾琏笑着走进房里。熙凤站起来迎接他。

熙凤：您可回来了！国舅老爷一路风尘仆仆。小的听见昨日的头起报马来报，说今日大驾归府，略预备了一杯水酒掸尘，不知赐光谬领否？

贾琏：（笑）岂敢岂敢，多承多承。

平儿与众丫鬟参拜毕，献茶。

贾琏：（坐下喝茶）我不在家一年了，这府里上上下下，可都还安好？没出什么漏子吧？

熙凤：嗳，我那里照管得这些事！见识又浅，口角又笨，心肠又直率，人家个棒槌，我就认作“针”，脸又软，搁不住人给两句好话，心里就慈悲了。况且又没经历过大事，胆子又小，太太略有些不自在，就吓的我连觉也睡不着了。你是知道的，咱们家所有的这些管家奶奶们，那一位是好缠的？错一点儿他们就笑话打趣，偏一点儿他们就指桑说槐的抱怨。“坐山观虎斗”，“借剑杀人”，“引风吹火”，“站干岸儿”，“推倒油瓶不扶”，都是全挂子的武艺。况且我年纪轻，头等不压众，怨不得不放我在眼里。

贾琏：听说宁府里办蓉儿媳妇的丧事，你大大露了一回脸，把那边的人也收服得服服帖帖了？

熙凤：我的爷，哪是我愿意的啊？是珍大哥再三再四的在太太跟前跪着讨情，只要请我帮他几日，我再四推辞，太太断不依，只得从命，依旧被我闹了个马仰人翻，更不成个体统，至今珍大哥哥还抱怨后悔呢。你这一来了，明儿你见了他，好歹描补描补，就说我年纪小，原没见过世面，谁叫大爷错委他的。

贾琏：（笑i）这还多亏了外头有我，里头有你，不然如何忙得过来？眼下又听说要省亲，不知是真的假的？咱家果然要预备接贵妃了吗？

熙凤：这还有假的吗？如今周贵人、吴贵妃家里都已经动了工，偏只咱们家静悄悄的、鸦雀不闻不成？老爷们已经议定了，从东边一带，借着东府里花园起，转至北边，一共丈量准了，三里半大，可以盖造省亲别院了。贾蔷去了姑苏一趟，已经采买了十二个女孩子学唱戏，林之孝家的昨日也来回，已采访聘买得十个小尼姑，小道姑都有了，外有一个带发修行的，叫什么来着了？平儿你说说。（喝茶）

平儿：听说法名叫妙玉，本是苏州人氏，祖上也是读书仕宦之家。因生了这位姑娘自小多病，买了许多替身儿皆不中用，到底这位姑娘亲自入了空门，方才好了，所以带发修行，今年才十八岁。

贾琏：他既是这样的出身，如何轻易请的动？

熙凤：可不是么，只是这姑娘如今父母俱已亡故，到底要有个傍依才是结果，因他文墨也极通，经文也不用学了，模样儿又极好。所以骄傲些，太太便吩咐下了个帖子去请他，过两天也就到了。如今这府里千头万绪，比先前越发忙的不可开交，不独我，明日连你也没一些空闲呢。我苦辞了几回，太太不肯答应，倒反说我图受用，不肯习学了，殊不知我是捻着一把汗儿呢，一句也不敢多说，一步也不敢多走呢。

贾琏：（伸了个懒腰）我是快累死了，平儿，你传与二门上，就说我不舒服，大小事情一应不许传报，俱等明日料理，哪怕它天塌下来呢，我只管今天一觉睡到大天亮。

镜头一：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贾政和一群清客，以及宝玉正在指着某景谈论着什么。

镜头二：背景。贾府，一抬轿子渐行渐近，几个尼姑随行。

到了庵门口，妙玉下轿，停住，回身，凝望这片朱楼玉殿，贾府的富贵气息。

镜头三：元春省亲，一把曲柄七凤黄金伞过来，便是冠袍带履。又有值事太监捧着香珠，绣帕，漱盂，拂尘等类。一队队过完，后面方是八个太监抬着一顶金顶金黄绣凤版舆，缓缓行来。

镜头四：元妃携手揽宝玉于怀，又抚其头颈笑道：“比先竟长了好些……”一语未终，泪如雨下。

旁白：我十三岁那年，姐姐元春省亲回家，为了迎接她的凯旋归来，大观园在一年之内筑成，号称“金门玉户神仙府，桂殿兰宫妃子家”，说不尽这太平气象，富贵风流，这是我家自曾祖父谢世之后，第二度欣欣向荣起来，我的少年时代，就在这烈火朋友，鲜花着锦之盛的年代度过。

# 07 静日玉生香、良宵花解语

黛玉在床上歇午，丫鬟们皆出去自便，满屋内静悄悄的。

宝玉揭起绣线软帘，进入里间。

宝玉：（上前推黛玉）好妹妹，才吃了饭，又睡觉。

黛玉：你且出去逛逛，我前儿闹了一夜，今儿还没有歇过来，浑身酸疼。

宝玉：酸疼事小，睡出来的病大。我替你解闷儿，混过困去就好了。

黛玉：我不困，只略歇歇儿，你且别处去闹会子再来。

宝玉：（推黛玉）我往哪去呢，见了别人就怪腻的。

黛玉：（嗤的一声笑出来）你既要在这里，那边去老老实实的坐着，咱们说话儿。

宝玉：我也歪着。

黛玉：你就歪着。

宝玉：没有枕头，咱们在一个枕头上。

黛玉：瞎说！外头不是枕头？拿一个来枕着。

宝玉：（看了一看）那个我不要，也不知是那个脏婆子的。

黛玉：（睁开眼，起身笑）真真你就是我命中的天魔星！请枕这一个。（说着，将自己枕的推与宝玉，又起身将自己的再拿了一个来，自己枕了，二人对面倒下。）

黛玉：（见宝玉左边腮上有一块血渍，便欠身凑近前来，以手抚之细看）这又是谁的指甲刮破了？

宝玉：（一面躲，一面笑）不是刮的，只怕是才刚替他们淘漉胭脂膏子，沾上了一点儿。

黛玉：（以帕替他揩拭了）你又干这些事了。干也罢了，必定还要带出幌子来。便是舅舅看不见，别人看见了，又当奇事新鲜话儿去学舌讨好儿，吹到舅舅耳朵里，又该大家不干净惹气。

宝玉将黛玉的袖子拉住，要瞧笼着何物。

黛玉：冬寒十月，谁带什么香呢。

宝玉：既然如此，这香是哪里来的？

黛玉：连我也不知道，想必是柜子里头的香气，衣服上熏染的也未可知。

宝玉：未必，这香的气味奇怪，不是那些香饼子，香球子，香袋子的香。

黛玉：难道我也有什么”罗汉”“真人”给我些香不成？便是得了奇香，也没有亲哥哥亲兄弟弄了花儿，朵儿，霜儿，雪儿替我炮制。我有的是那些俗香罢了。

宝玉：（笑）凡我说一句，你就拉上这么些，不给你个利害，也不知道，从今儿可不饶你了。

宝玉翻身起来，将两只手呵了两口，便伸手向黛玉嘎吱窝内两肋下乱挠。黛玉素性触痒不禁，宝玉两手伸来乱挠，便笑的喘不过气来。

黛玉：宝玉，你再闹，我就恼了。

宝玉方住了手。

宝玉：（笑）你还说这些不说了？

黛玉：（笑）再也不敢了。（理鬓，笑）我有奇香，你有”暖香”没有？

宝玉：什么”暖香”？

黛玉：蠢才，蠢才！你有玉，人家就有金来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没有”暖香”去配？

宝玉：方才求饶，如今更说狠了。

黛玉：好哥哥，我可不敢了。

宝玉：饶便饶你，只把袖子我闻一闻。（拉了袖子笼在面上，闻个不住）

黛玉：这可该去了。

宝玉：去，不能。咱们斯斯文文的躺着说话儿。（复又倒下）。

黛玉也倒下。用手帕子盖上脸。

宝玉：嗳呦！你们扬州衙门里有一件大故事，你可知道？

黛玉：什么事？

宝玉：扬州有一座黛山，山上有个林子洞。

黛玉：就是扯谎，自来也没听见这山。

宝玉：天下山水多着呢，你那里知道这些不成。等我说完了，你再批评。

黛玉：你且说。

宝玉：林子洞里原来有群耗子精。那一年腊月初七日，老耗子升座议事，因说：“明日乃是腊八，世上人都熬腊八粥。如今我们洞中果品短少，须得趁此打劫些来方妙。”乃拔令箭一枝，遣一能干的小耗前去打听。一时小耗子回报：“各处察访打听已毕，惟有山下庙里米最多。”老耗子问：“米有几样？果有几品？”小耗子道：“米豆成仓，不可胜记，果品有五种：一红枣，二栗子，三落花生，四菱角，五香芋。”

紫鹃和雪雁走近门口，见他们在说话，便又含笑离开了。

宝玉：（继续）老耗子听了大喜，即时点耗前去。乃拔令箭问：“谁去偷米？”一个耗子便接令去偷米。又拔令箭问：“谁去偷豆？”又一个耗子接令去偷豆。然后一一的都各领令去了。只剩下了香芋一种，因又拔令箭问：“谁去偷香芋？”只见一个极小极弱的小耗子应道：“我愿去偷香芋。”

黛玉好奇的睁着眼，且听他往下讲。

宝玉：（忍者笑，一面瞅着黛玉，一面说下去）众耗子见他这样，怕他怯懦无力，都不准他去。小耗子道：“我虽年小身弱，却是法术无边，口齿伶俐，机谋深远，此去管比他们偷的还巧呢。”众耗子忙问：“如何比他们巧呢？”小耗子道：“我不学他们直偷。我只摇身一变，也变成个香芋，滚在香芋堆里，使人看不出，听不见，却暗暗的用分身法搬运，渐渐的就搬运尽了。岂不比直偷硬取的巧些？”

众耗子听了，都道：“妙却妙，只是不知怎么个变法，你先变个我们瞧瞧。”小耗子听了，笑道：“这个不难，等我变来。”说毕，摇身说”变”，竟变了一个最标致美貌的一位小姐。众耗子都笑道：“变错了，变错了。原说变果子的，如何变出小姐来？”小耗子现出原形，笑道：“我说你们没见世面，只认得这果子是香芋，却不知盐课林老爷的小姐才是真正的香玉呢。”

黛玉：（翻身爬起来，按着宝玉笑道）我把你烂了嘴的！我就知道你是编我呢。

宝玉：（连连央告）好妹妹，饶我吧，再不敢了！我因为闻你香，忽然想起这个典故来。

黛玉：（笑）饶骂了人，还说是典故呢。

宝钗走进来。

宝钗：（笑）谁说典故呢？我也听听。

黛玉：宝姐姐，坐这儿。你瞧瞧，有谁！他饶骂了人，还说是典故。

宝钗：（笑）原来是宝兄弟，怨不得他，他肚子里的故典原多。只是可惜一件，凡该用故典之时，他偏就忘了。有今日记得的，前儿夜里的芭蕉诗就该记得。眼面前的倒想不起来，别人冷的那样，你急的只出汗。这会子偏又有记性了。

黛玉：（笑）阿弥陀佛！到底是我的好姐姐，你一般也遇见对子了。可知一还一报，不爽不错的。

紫鹃掀帘子。

紫鹃：史大姑娘来了。

湘云走来。

湘云：二哥哥，林姐姐，你们天天一处顽，我好容易来了，也不理我一理儿。

黛玉：偏是咬舌子爱说话，连个”二”哥也叫不出来，只是”爱哥哥”“爱哥哥”的，回来赶围棋儿，又该你闹”幺爱三四五”了。

宝玉：你学惯了他，明儿连你还咬起来呢。

湘云：他再不放人一点儿，专挑人的不好。你自己便比世人好，也不犯着见一个打趣一个。指出一个人来，你敢挑他，我就伏你。

黛玉：是谁？

湘云：你敢挑宝姐姐的短处，就算你是好的。我算不如你，他怎么不及你呢。

黛玉：我当时谁，原来是他！我哪里敢挑他呢。

宝玉：（打岔）别说这个了，前儿我去看四妹妹，见他画了幅好画儿，把他住的那藕香榭画的跟真的似的，咱们一起去看看罢。

湘云：这一辈子我自然比不上你。我只保佑着明儿得一个咬舌的林姐夫。时时刻刻你可听”爱”“厄”去。阿弥陀佛，那才现在我眼里！

湘云忙回身跑了，林黛玉赶到门前，被宝玉叉手在门框上拦住。

宝玉：饶他这一遭罢。

黛玉：我若饶过芸儿，再不活着！

湘云：好姐姐，饶我这一遭罢。

宝钗：（笑）我劝你两个看宝兄弟分上，都丢开手罢。

某丫鬟：哎呀，这边好不热闹！老太太那边传晚饭呢，姑娘们快去吧。

镜头，宝玉的笑脸，黛玉、宝钗、湘云的笑脸，特写，掠过去。

花瓣飘落，整个屏幕上是一片繁华景象，鲜花盛开，象征着他们的美好年华。

场景转换。

一大清早。

宝玉披衣往黛玉房中来。

黛玉、湘云两个尚卧在衾内。黛玉安稳合目而睡。湘云却一把青丝拖于枕畔，被只齐胸，一弯雪白的膀子撂于被外。

宝玉：睡觉还是不老实！回来风吹了，又嚷肩窝疼了。（轻轻替湘云盖上）

黛玉：这早晚就跑过来作什么？

宝玉：这天还早呢！你起来瞧瞧。

黛玉：你先出去，让我们起来。

宝玉听了，转身出至外边。

黛玉起来叫醒湘云，二人更衣完毕，宝玉复又进来，紫鹃，雪雁，翠缕等进来服侍梳洗。

宝玉：（向湘云）好妹妹，替我梳上头罢。

湘云：（帮宝玉编发）这珠子只三颗了，这一颗不是的。我记得是一样的，怎么少了一颗？

宝玉：丢了一颗。

湘云：必定是外头去掉下来，不妨被人拣了去，倒便宜他。

黛玉：也不知是真丢了，也不知是给了人镶什么戴去了！

袭人走进来。

紫鹃：袭人姐姐来了，二爷这边梳洗过了

袭人：知道了，你们顽吧，我不过是来看看就回去。

袭人回房，宝钗正好走进来。

宝钗：宝兄弟哪去了？

袭人：宝兄弟那里还有在家的工夫！（叹息）姊妹们和气，也有个分寸礼节，也没个黑家白日闹的！凭人怎么劝，都是耳旁风。

宝钗望着袭人，目露赞许。

宝玉走来。

宝钗：宝兄弟，我告辞了。

宝玉：（向袭人）怎么宝姐姐和你说的这么热闹，见我进来就跑了？

袭人：你问我么？我哪里知道你们的原故。

宝玉：（陪笑）怎么动了真气？

袭人：（冷笑）我哪里敢动气！二爷是什么人，我又是什么身份的人？

袭人一面说，一面便在炕上合眼倒下。

宝玉无趣，到自己床上歪下。袭人听他半日无动静，微微的打鼾，料他睡着，便起身拿一领斗篷来，替他刚压上，只听”忽”的一声，宝玉便掀过去，也仍合目装睡。

袭人：（冷笑）你也不用生气，从此后我只当哑子，再也不说你一声儿，如何？横竖我明年就家去了，这边也用不着白操心，自然有好的选来服侍你。

宝玉：（一骨碌爬起来）怎么，你要回去了？

袭人：上次回家，我听见我妈和哥哥商议，叫我再耐烦一年，明年他们上来，就把我赎出去呢。

宝玉：（惊讶）住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赎你？

袭人：这话奇了！便是朝廷宫里，也有个定例，或几年一选，几年一入，也没有个长远留下人的理。

宝玉：我不放你走，老太太也必不肯放你。

袭人：为什么不放？我也不过是个平常的人，比我强的多而且多，如今我们家来赎，正是该叫去的，只怕连身价也不要，就开恩叫我去呢。

宝玉：虽然如此说，我一心留你，不怕老太太不和你母亲说，多多给你母亲些银子，他也不好意思接你了。

袭人：二爷糊涂了不成？这可比不得别的东西，因为你喜欢，加十倍利弄了来给你，那卖的人不得吃亏，可以行得。如今无故凭空留下我，于你又无益，反叫我们骨肉分离，这件事，老太太，太太断不肯行的。

宝玉：（思忖半晌）依你说，你是去定了？

袭人：去定了。

宝玉：早知道都是要去的，我就不该弄了来，临了剩我一个孤鬼儿。

袭人：（见此情形，适可而止，转变口气）这有什么伤心的，你果然留我，我自然不出去了。

宝玉：你倒说说，我还要怎么留你，我自己也难说了。

袭人：咱们素日的好处，再不用说。但今日你安心留我，不在这上头。我另说出两三件事来，你果然依了我，就是你真心留我了，刀搁在脖子上，我也是不出去的了。

宝玉：你说，那几件？我都依你。别说两三件，就是两三百件，我也依。只求你们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迹，还有知识——等我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便散了的时候，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你们了，那时凭我去，我也凭你们爱哪里去就去了。

袭人：好好的，正为劝你这些，倒更说的狠了。

宝玉：再不说这话了。

袭人：第二件，你真喜读书也罢，假喜也罢，只是在老爷跟前或在别人跟前，你别只管批驳诮谤，只作出个喜读书的样子来，也教老爷少生些气，在人前也好说嘴。他心里想着，我家代代读书，只从有了你，不承望你不喜读书，已经他心里又气又愧了，而且背前背后乱说那些混话，凡读书上进的人，你就起个名字叫做’禄蠹’，又说只除’明明德’外无书，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圣人之书，便另出己意，混变砖出来的。这些话，怎么怨得老爷不气，不时时打你，叫别人怎么想你？

宝玉：再不说了，那原是小时不知天高地厚，信口胡说，如今再不敢说了。还有什么？

袭人道：再不可毁僧谤道，调脂弄粉，还有更要紧的一件，再不许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与那爱红的毛病儿。

宝玉：都改，都改。再有什么，快说。

袭人：再也没有了。只是百事检点些，不任意任情的就是了。你若果都依了，便拿八人轿也抬不出我去了。

宝玉连连点头，袭人面露微笑，两人目光交会，都笑了起来。

# 08 宝玉悟禅机

房间里。

凤姐：二十一号是薛妹妹的生日，你看怎么办才好？

贾琏：我知道怎么样！你连多少大生日都料理过了，这会子倒没了主意？

凤姐：大生日料理，不过是有一定的则例在那里。如今他这生日，大又不是，小又不是，所以和你商量。

贾琏：你今儿糊涂了。现有比例，那林妹妹就是例。往年怎么给林妹妹过的，如今也照依给薛妹妹过就是了。

凤姐：（冷笑）我难道连这个也不知道？我原也这么想定了。但昨儿听见老太太说，问起大家的年纪生日来，听见薛大妹妹今年十五岁，虽不是整生日，也算得将笄之年，老太太说要替他做生日。想来若果真替他作，自然比往年与林妹妹的不同的了。

贾琏：既如此，比林妹妹的多增些。

凤姐：我也这么想着，所以讨你的口气。我若私自添了东西，你又怪我不告诉明白你了。

贾琏：罢，罢，这空头情我不领。你不盘查我就够了，我还怪你！（说着，一径出门了）

场景转换。

贾母内院中搭了家常小巧戏台，定了一班新出小戏，安排了几席家宴酒席，台上正在上演《鲁智深醉闹五台山》。

宝玉：宝姐姐就好点这些戏。

宝钗：你白听了这几年的戏，那里知道这出戏的好处，排场又好，词藻更妙。

宝玉：我从来怕这些热闹。

宝钗：要说这一出热闹，你还算不知戏呢。你过来，我告诉你，这一出戏热闹不热闹。————是一套北《点绛唇》，铿锵顿挫，韵律不用说是好的了，只那词藻中有一支《寄生草》，填的极妙，你何曾知道。

宝玉：（央告）好姐姐，念与我听听。

宝钗：（念）

漫揾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

宝玉：（大喜）好，果然是好句子！宝姐姐真是无书不知，佩服，佩服！

黛玉：安静看戏罢，还没唱《山门》，你倒《妆疯》了。

众人均笑，戏继续排演。

凤姐：（看着台上，笑）：这个孩子扮上活像一个人，你们再看不出来。

湘云：（笑）倒像林妹妹的模样儿。

宝玉忙把湘云瞅了一眼，使个眼色，众人都笑起来了。

场景转换。

晚间，湘云更衣。

湘云：（吩咐翠缕）把衣服都包起来，东西都带上，仔细别落了！

翠缕：忙什么，等去的日子再包不迟。

湘云：明儿一早就走。在这里作什么？————看人家的鼻子眼睛，什么意思！

宝玉：好妹妹，你错怪了我。林妹妹是个多心的人。别人分明知道，不肯说出来，也皆因怕她恼。谁知你不防头就说了出来，他岂不恼你。我是怕你得罪了他，所以才使眼色。你这会子恼我，不但辜负了我，而且反倒委屈了我。若是别人，哪怕他得罪了十个人，与我何干呢。

湘云：（摔手）你那花言巧语别哄我。我也原不如你林妹妹，别人说他，拿他取笑都使得，只我说了就有不是。我原不配说他，他是小姐主子，我是奴才丫头，得罪了他，使不得！

宝玉：我倒是为你，反为出不是来了。我要有外心，立刻就化成灰，叫万人践踹！

湘云：大正月里，少信嘴胡说。这些没要紧的恶誓，散话，歪话，说给那些小性儿，行动爱恼的人，会辖治你的人听去！别叫我啐你。

宝玉没趣，只得去找黛玉，黛玉在床上装睡，不理睬。

宝玉：凡事都有个原故，说出来，人也不委屈。好好的就恼了，终是什么原故起的？

黛玉：你还要比？你还要笑？你不比不笑，比人比了笑了的还厉害呢！

宝玉无可分辨，出不得声。

黛玉：这一节还恕得。再你为什么又和云儿使眼色？这安的是什么心？莫不是他和我顽，他就自轻自贱了？他原是公侯的小姐，我原是贫民的丫头，他和我顽，设若我回了口，岂不他自惹人轻贱呢。是这主意不是？这却也是你的好心，只是那一个偏又不领你这好情，一般也恼了。你又拿我做情，倒说我小性儿，行动肯恼。你又怕他得罪了我，我恼他，我恼他，与你何干？他得罪了我，又与你何干？

宝玉呆了半晌，转身回房去。

黛玉：（在宝玉的身后说）这一去，一辈子也别来，也别说话。

宝玉回房，在床上闷闷的躺着，忽然翻身起来，提笔疾书。

不久，黛玉寻访而来。黛玉

黛玉：宝兄弟呢？

袭人：已经睡了。

黛玉转身欲走。

袭人：（笑）姑娘请站住，有一个字帖儿，瞧瞧是什么话。（将宝玉所写的给黛玉观看）

黛玉：（念）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笑向袭人）作的是玩意儿，无甚关系。

场景转换。

黛玉、湘云、宝钗三人一起在看字帖。

宝钗：（念）

无我原非你，从他不解伊。肆行无碍凭来去。茫茫着甚悲愁喜，纷纷说甚亲疏密。从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头试想真无趣！ （笑）这个人悟了，都是我的不是，都是我昨儿一支曲子惹出来的。这些道书禅机最能移性。明儿认真说起这些疯话来，存了这个意思，都是从我这一支曲子上来，我成了个罪魁了。（将字帖撕碎，递与丫头们）快烧了罢。

黛玉：不该撕，等我问她，你们跟我来，包管叫他收了这个痴心邪话。

三人都往宝玉屋里来。

黛玉：（笑）宝玉，我问你：至贵者是‘宝’，至坚者是‘玉’尔有何贵？尔有何坚？

宝玉：啊？…………

湘云：（拍手笑）这样钝愚，还参禅呢。

黛玉：你那偈末云，“无可云证，是立足境”固然好了，只是据我看，还未尽善，我再续两句在后。（念）“无立足境，是方干净。”

宝钗：实在这方悟彻。当日南宗六祖慧能，初寻师至韶州，闻五祖弘忍在黄梅，他便充役火头僧。五祖欲求法嗣好传衣钵，令徒弟诸僧各出一偈。上座钟秀说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彼时惠能在厨房碓米，听了这偈，说道：“美则美矣，了则未了。”因自念一偈曰：“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五祖便将衣钵传他，今儿这偈语亦同此意了。只是方才这句机锋，尚未完全了结，这便丢开手不成？

黛玉：（笑）彼时不能答，就算输了，这会子答上了也不为出奇。只是以后再不许谈禅了。连我们两个所知所能的，你还不知不能呢，还去参禅呢。

宝玉画外音：原来他们比我的知觉在先，尚未解悟，我如今何必自寻苦恼。

宝玉：（向三人，笑）谁又参禅了，不过一时顽话罢了。

（特写）四人相视而笑。

# 09 共读西厢

场景：上房里。

人物：王夫人，熙凤，宝玉，黛玉，三春，丫鬟数名。

熙凤：今儿个有件大喜事，包大家听了欢喜。

宝玉：（喜悦）真的？

王夫人：（向熙凤）你讲给我们几个听罢。

熙凤：贵妃娘娘今儿下了道谕，说他幸过之后，大观园必定敬谨封锁，那景致岂不寥落。况家中现有几个能诗会赋的姊妹，何不命他们进去居住，也不使佳人落魄，花柳无颜，却又想到宝兄弟自幼在姊妹丛中长大，不比别人，若不命你进去，只怕你冷清了，一时不大畅快，未免令老太太、太太愁虑，因此命宝姑娘、林姑娘等只管在园中居住，不可禁约封锢，让宝兄弟也仍随进去读书，（看向宝玉，笑）这可不遂了你的心？

（特写）宝玉眉开眼笑，众姐妹都欢笑。

场景转换：宝玉和黛玉在无人处。

宝玉：好妹妹，你想住哪一处？

黛玉：我心里想着潇湘馆好，爱那几干竹子隐着一道曲栏，比别处更觉幽静。

宝：（拍手笑）正和我的主意一样，我也要叫你住这里呢。我就住怡红院，咱们俩个又近，又都清幽。

鸳鸯走来，面带笑。

鸳鸯：（向宝黛）方才老爷和老太太商量过了，二月二十二日子好，哥儿姐儿们好搬进去的。这几日内遣人进去分派收拾。

场景转换。

鸳鸯在贾母跟前。、

贾母：快和我说说这些孩子们的情况。

鸳鸯：老太太，你听听可好不好？如今宝姑娘住了蘅芜苑，林姑娘住了潇湘馆，二小姐住了缀锦楼，三小姐住了秋爽斋，四小姐是住蓼风轩，大少奶奶住稻香村，宝儿爷是怡红院。每一处添两个老嬷嬷，四个丫头，除各人的奶娘亲随丫鬟不算外，另派有专管收拾打扫的，包管妥妥贴贴，至二十二日，就让他们一齐搬进去。

贾母点头笑。 场景转换，大观园内。

特写：园内花招绣带，柳拂香风，一张张欢乐笑脸。

特写：宝玉和姊妹丫头们一处，天真浪漫，嬉笑游戏。

妙玉在和迎春下棋；惜春在画画：黛玉在看书，平儿等在钓鱼……

旁白：从搬进大观园后，我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鬟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无所不至，真真是意想不到的快乐。那时候春暖花开，园中大半是女孩儿，正在混沌世界，天真浪漫之时，坐卧不避，嬉笑无心，生活宛如一幅美不胜收的画卷，在我面前绚丽多姿的展开。

场景转换。

茗烟：二爷，你看这是什么？（把书拿出来）

宝玉：（大喜）《西厢记》？

茗烟：二爷自己悄悄看，千万别给人看见了，不然我就吃不了兜着走呢。

宝玉：知道了，好了好了，你去吧。

场景：

沁芳闸桥边桃花底下。

时间：三月中旬。

特写：只见一阵风过，把桃花吹下一大半来，落的满身满书满地皆是。宝玉要抖将下来，恐怕脚步践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来至池边，抖在池内。那花瓣浮在水面，飘飘荡荡，竟流出沁芳闸去了。

黛玉肩上担着花锄，锄上挂着花囊，手内拿着花帚，从后面姗姗走来。

黛玉：你在这里作什么？

宝玉：好妹妹，来得正好，咱们快把这个花扫起来，撂在那水里。我才撂了好些在那里呢。

黛玉：撂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混倒，仍旧把花糟蹋了。那畸角上我有一个花冢，如今把他扫了，装在这绢袋里，拿土埋上，日久不过随土化了，岂不干净。

宝玉：（喜不自禁）待我放下书，帮你来收拾。

黛玉：你在看什么书？

宝玉：（藏之不迭）不过是《中庸》《大学》之类的罢了。

黛玉：你又在我跟前弄鬼。趁早儿给我瞧，好多着呢。

宝玉：好妹妹，若论你，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歹别告诉别人去。真真正是好书！你要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一面说，一面将书递了过去。）

黛玉把花具都放下，接书来瞧，从头看去，越看越爱看，不到一顿饭工夫，将十六出俱已看完，自觉词藻警人，余香满口。虽看完了书，却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记诵。

宝玉：（笑）妹妹，你说好不好？

黛玉：果然有趣。

宝玉：我就是个“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

黛玉听了，不觉带腮连耳通红，登时直竖起两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两只似睁非睁的眼，微腮带怒，薄面含嗔。

黛玉：（指着宝玉）你这该死的胡说！好好的把这淫词艳曲弄了来，还学了这些混话来欺负我。我告诉舅舅舅母去。（转身就走）

宝玉：（向前拦住）好妹妹，千万饶我这一遭原是我说错了。若有心欺负你，明儿我掉在池子里，教个癞头鼋吞了去，变个大忘八，等你明儿做了‘一品夫人’病老归西的时候，我往你坟上替你驮一辈子的碑去。

特写：黛玉嗤的一声笑了。

黛玉：（揉着眼睛，笑）一般也唬的这个调儿，还只管胡说。‘呸，原来是苗而不秀，是个银样蜡枪头’。

宝玉：（笑）你这个呢？我也告诉去。

黛玉：（笑）你说你会过目成诵，难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么？

两人同坐下，一起阅书。

OS画外音：笛韵悠扬，歌声婉转。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赋予断井颓垣。”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断断续续的音乐传来。

特写：黛玉凝神细听那曲子。

画外音：“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音乐继续ichuanlai 特写：宝玉向黛玉凝视。

特写：花瓣继续落下，这是一个如梦如幻的浪漫季节。

# 10 情赠茜香罗

场景：荣国府院落里。

贾琏和宝玉一起从院里出来。

宝玉：听说大老爷身上不好？老太太打发我们都去请安。

贾琏：（面露不屑）不过是他心里大概哪里又不自在罢了。

贾芸突然转出来。

贾芸：请宝叔安。

宝玉：你是？……

贾琏：（笑）你怎么发呆，连他也不认得？他是后廊上住的五嫂子的儿子芸儿。

宝玉：（笑）是了，是了，我怎么就忘了。你母亲可好，这会子你在做什么？

贾芸：（指着贾琏）我来找二叔说句话。

宝玉；你倒比先越发出挑了，倒像我的儿子。

贾琏：（笑）好不害臊！人家比你大四五岁呢，就替你作儿子了？

贾芸：（笑）俗语说的，“摇车里的爷爷，拄拐的孙孙”。虽然岁数大，山高高不过太阳。只从我父亲没了，这几年也无人照管教导。如若宝叔不嫌侄儿蠢笨，认作儿子，就是我的造化了。

贾琏：你听见了？认儿子不是好开交的呢。

宝玉：明儿你闲了，只管来找我，别和他们鬼鬼祟祟的。这会子我不得闲儿。明儿你到书房里来，和你说天话儿。我带你园里玩耍去。

场景转换。

次日，贾芸来到外书房。

贾芸：（问小厮们）宝二爷没下来？

茗烟：今儿总没下来。二爷说什么，我替你哨探哨探去。

贾芸等待良久。

茗烟走来，恰好小红也出现了。

茗烟：等了这一日，也没个人儿过来。这就是宝二爷房里的。好姑娘，你进去带个信儿，就说廊上的二爷来了。

贾芸：什么廊上廊下的，你只说是芸儿就是了。

小红：依我说，二爷竟请回家去，有什么话明儿再来。今儿晚上得空儿我回了他。

茗烟：这是怎么说？

小红：他今儿也没睡中觉，自然吃的晚饭早。晚上他又不下来。难道只是耍的二爷在这里等着挨饿不成！不如家去，明儿来是正经。便是回来有人带信，那都是不中用的，他不过口里应着，他倒给带呢！

贾芸：（望着小红）这话倒是，我明儿再来。

茗烟：我倒茶去，二爷吃了茶再去。

贾芸：（一面走，一面回头）不吃茶，我还有事呢。

贾芸向小红望，两人目光交会。

场景转换。

潇湘馆。

宝玉将脸贴在纱窗上，往里看。

黛玉：（长叹）每日家情思睡昏昏。

宝玉：为甚么‘每日家情思睡昏昏’？（一面说，一面掀帘子进来）

黛玉不觉红了脸，拿袖子遮了脸，翻身向里装睡着。

某婆子：（跟进来）妹妹睡觉呢，等醒了再请来。

黛玉：（翻身坐了起来，笑）谁睡觉呢。

婆子：我们只当姑娘睡着了。（笑着出去了）

黛玉：人家睡觉，你进来做什么？

宝玉：（一歪身坐在椅子上，笑）你才说什么？

黛玉：我没说什么。

宝玉：给你个榧子吃！我都听见了。

紫鹃进来。

宝玉：紫鹃，把你们的好茶倒碗我吃。

紫鹃：那里是好的呢？要好的，只是等袭人来。

黛玉：别理他，你先给我舀水去吧。

紫鹃：他是客，自然先倒了茶再来舀水去。

宝玉：好丫头，“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叠被铺床？”

黛玉：二哥哥，你说什么？

宝玉：我何尝说什么。

黛玉：（哭）如今新兴的，外头听了村话来，也说给我听，看了混帐书，也来拿我取笑儿。我成了替爷们解闷的。

宝玉：好妹妹，我一时该死，你别告诉去。我再要敢，嘴上就长个疔，烂了舌头。

袭人走来。

袭人：快回去穿衣服，老爷叫你呢。

宝玉：啊？

宝玉慌忙出去。

黛玉目送他离去。

场景转换。

宝玉：茗烟，老爷叫我是为什么？

茗烟：爷快出来罢，横竖是见去的，到那里就知道了。

薛蟠拍着手笑了出来。

薛蟠：要不说姨父叫你，你那里出来的这么快。

茗烟：（笑）爷别怪我。

薛蟠：（打躬作揖赔不是）对不住，对不住，下回可不敢了，不要难为了小子，都是我逼他去的。

宝玉：（笑0你哄我也罢了，怎么说我父亲呢？我告诉姨娘去，评评这个理，可使得么？

薛蟠：好兄弟，我原为求你快些出来，就忘了忌讳这句话。改日你也哄我，说我的父亲就完了。

宝玉：嗳，嗳，越发该死了。

薛蟠：只因明儿五月初三日是我的生日，谁知古董行的程日兴，他不知哪里寻了来的这么粗这么长粉脆的鲜藕，这么大的大西瓜，这么长一尾新鲜的鲟鱼，这么大的一个暹罗国进贡的灵柏香熏的暹猪。你说，他这四样礼可难得不难得？那鱼，猪不过贵而难得，这藕和瓜亏他怎么种出来的。我连忙孝敬了母亲，赶着给你们老太太，姨父，姨母送了些去。如今留了些，我要自己吃，恐怕折福，左思右想，除我之外，唯有你还配吃，所以特请你来，我同你乐一天何如？

特写：一群人在一起饮酒作乐。

特写：薛蟠心情愉悦，众人划拳。

特写：宝玉向蒋玉菡看，蒋玉菡也向宝玉看。

场景转换，走廊下。

宝玉：有一句话借问，也是你们贵班中，有一个叫琪官的，他在那里？如今名驰天下，我独无缘一见。

蒋玉菡：就是我的小名儿。

宝玉：有幸，有幸！果然名不虚传，今儿初会，便怎么样呢？（向袖中取出扇子，将一个玉扇坠解下来，递与琪官）微物不堪，略表今日之谊。

琪官：（笑）无功受禄，何以克当！也罢，我这里得了一件奇物，今日早起方系上，还是簇新的，聊可表我一点亲热之意。（将大红汗巾子呈于宝玉）这汗巾子是茜香国女国王所贡之物，夏天系着，肌肤生香，不生汗渍。昨日北静王给我的，今日才上身，若是别人，我断不肯相赠。二爷请把自己系的解下来，给我系着。

特写：二人交换汗巾。

# 11 飞燕泣残红

场景转换：宝玉醉醺醺的回来。

袭人道：我还当是老爷拿你问话，牵肠挂肚地等着，好不担忧！你且高乐去，也到底打发人来给个信儿。（望向宝玉）你有了好的系裤子，把我那条还我罢。

宝玉：（笑）对不住，我赔你一条吧。

袭人：我就知道又干这些事！也不该拿着我的东西给那起混帐人去。也难为你，心里没个算计儿。

宝玉：（解下自己的汗巾）这条给你，好不好？

袭人：我不稀罕这行子，趁早儿拿了去！

宝玉：已经给你了，好姐姐，就收着罢，都怪我不留心，把你的东西给人了，如今姐姐只收下这条，才见得是原谅我了，你就收了罢。

麝月：宝姑娘来了。

宝钗走进来。

宝钗：（笑）偏了我们新鲜东西了。

宝玉：姐姐家的东西，自然先偏了我们了。

宝钗：昨儿哥哥倒特特的请我吃，我不吃，叫他留着请人送人罢。我知道我命小福薄，不配吃那个。

晴雯面露不满，走在院内。

晴雯：有事没事跑了来坐着，叫我们三个半夜的不得睡觉！

场景转换。

潇湘馆里，黛玉默默的出神。

紫鹃：姑娘怎么了，心神恍惚的？莫不是怕二老爷叫了宝玉去，打骂他么？横竖有老太太、太太在，也愁不到哪里去。（笑着出去了）

黛玉仍然出神，半晌，站起来，朝怡红院去。

黛玉以手叩门。

晴雯：（在门内应）都睡下了，明儿再来罢！

黛玉：（叫）是我，还不开么？

晴雯：“凭你是谁，二爷吩咐的，一概不许放人进来呢！

黛玉气怔在门外，随即神情凄然，不语。

（OS画外音）

黛玉：虽说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样，到底是客边，如今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现在他家依栖，如今认真淘气，也觉没趣。

（OS画外音）

宝玉、宝钗二人的笑语传来。

黛玉：（画外音）必是宝玉恼我要告他的原故，但只我何尝告你了，你也打听打听，就恼我到这步田地。你今儿不叫我进来，难道明儿就不见面了！

特写：黛玉独立墙角边花阴之下，悲悲戚戚呜咽起来，不期这一哭，那附近柳枝花朵上的宿鸟栖鸦一闻此声，俱忒楞楞飞起远避，不忍再听。

特写：深夜，黛玉倚着床栏杆，两手抱着膝，眼睛含着泪，好似木雕泥塑的一般。

特写：黛玉在烛光下写着什么。

场景：大观园里。

时间：四月二十六日，芒种节，园里百花盛开。

特写：满园里绣带飘扬，花枝招展，更兼着群芳打扮得桃羞杏让，燕妒莺惭。

宝玉在园子里走着。

特写：

一双玉色蝴蝶，大如团扇，一上一下迎风蹁跹，十分有趣。宝钗意欲扑了来玩耍，遂向袖中取出扇子来，向草地下来扑，只见那一双蝴蝶忽起忽落，来来往往，穿花度柳，将欲过河去了。

特写：宝钗蹑手蹑脚的，一直跟到池中滴翠亭上，香汗淋漓，娇喘细细。宝钗正要走开，忽然听到亭子里有人说话，遂侧耳细听。

坠儿：你瞧瞧这手帕子，果然是你丢的那块，你就拿着，要不是，就还芸二爷去。

小红：可不是我那块！拿来给我罢。

坠儿：你拿什么谢我呢？难道白寻了来不成。

小红：我即许了谢你，自然不哄你。

坠儿：我寻了来给你，自然谢我，但只是拣的人，你就不拿什么谢他？

小红：你别胡说。他是个爷们家，拣了我的东西，自然该还的。我拿什么谢他呢？

坠儿：你不谢他，我怎么回他呢？况且他再三再四的和我说了，若没谢的，不许我给你呢。

小红：也罢，拿我这个给他，算谢他的罢。——你要告诉别人呢？须说个誓来。

坠儿：我要告诉一个人，就长一个疔，日后不得好死！

小红：嗳呀！咱们只顾说话，看有人悄悄在外头听见。不如把这窗子都推开了，便是有人见咱们在这里，他们只当我们说顽话呢。若走到跟前，咱们也看得见，就别说了。

（OS画外音）

宝钗：怪道从古至今那些奸淫狗盗的人，心机都不错。这一开了，见我在这里，他们岂不臊了。况才说话的语音，大似宝玉房里的红儿的言语。他素昔眼空心大，是个头等刁钻古怪东西。今儿我听了他的短儿，一时人急造反，狗急跳墙，不但生事，而且我还没趣。如今便赶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个‘金蝉脱壳’的法子。

特写：“咯吱”一声，窗子打开。

宝钗：（笑）颦儿，我看你往那里藏！

红玉坠儿都唬怔了。

宝钗：你们把林姑娘藏在那里了？

小红：何曾见林姑娘了。

宝钗：我才在河那边看着林姑娘在这里蹲着弄水儿的。我要悄悄的唬他一跳，还没有走到跟前，他倒看见我了，朝东一绕就不见了。别是藏在这里头了。（向内寻了寻）一定是又钻在山子洞里去了。遇见蛇，咬一口也罢了。

小红：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这里，一定听了话去了！若是宝姑娘听见，还倒罢了。林姑娘嘴里又爱刻薄人，心里又细，她一听见了，倘或走漏了风声，怎么样呢？（哭）

场景转换。

探春：宝哥哥，你往这里来，我和你说话。

宝玉跟了他，到了一颗石榴树下。

探春：这几天老爷可曾叫你？

宝玉：没有叫。

探春：昨儿我恍惚听见说老爷叫你出去的。

宝玉：那想是别人听错的，并没叫的。

探春：这几个月，我又攒下有十来吊钱了，你还拿了去，明儿出门逛去的时候，或是好字画，好轻巧玩意儿，替我带些来。

宝玉：我这么城里城外，大廊小庙的逛，也没见个新奇精致东西，左不过是那些金玉铜磁没处撂的古董，再就是绸缎吃食衣服了。

探春：谁要这些。怎么象你上回买的那柳枝儿编的小篮子，整竹子根抠的香盒儿，胶泥垛的风炉儿，这就好了。我喜欢的什么似的，谁知他们都爱上了，都当宝贝似的抢了去了。

宝玉：原来要这个，这不值什么，拿五百钱出去给小子们，管拉一车来。

探春：小厮们知道什么。你拣那朴而不俗，直而不拙者，这些东西，你多多的替我带了来。我还像上回的鞋作一双你穿，比那一双还加工夫，如何呢？

宝玉：你提起鞋来，我想起个故事：那一回我穿着，可巧遇见了老爷，老爷就不受用，问是谁作的。我那里敢提‘三妹妹’三个字，我就回说是前儿我生日，是舅母给的。老爷听了是舅母给的，才不好说什么，半日还说：‘何苦来！虚耗人力，作践绫罗，作这样的东西’我回来告诉了袭人，袭人说这还罢了，赵姨娘气的抱怨的了不得：‘正经兄弟，鞋搭拉袜搭拉的没人看的见，且作这些东西！’

探春：（登时沉下脸来）这话糊涂到什么田地！怎么我是该作鞋的人么？环儿难道没有分例的？没有人的？一般的衣裳是衣裳，鞋袜是鞋袜，丫头老婆一屋子，怎么抱怨这些话！给谁听呢！我不过是闲着没事儿，作一双半双，爱给那个哥哥弟弟，随我的心。谁敢管我不成！这也是白气。

宝玉：你不知道，他心里自然又有个想头了。

探春：连你也糊涂了！他那想头自然是有的，不过是那阴微鄙贱的见识。他只管这么想，我只管认得老爷，太太两个人，别人我一概不管。就是姊妹弟兄跟前，谁和我好，我就和谁好，什么偏的庶的，我也不知道。论理我不该说他，但忒昏聩的不象了！还有笑话呢：就是上回我给你那钱，替我带那顽的东西。过了两天，他见了我，也是说没钱使，怎么难，我也不理论。谁知后来丫头们出去了，他就抱怨起来，说我攒的钱为什么给你使，倒不给环儿使呢。我听见这话，又好笑又好气，我就出来往太太跟前去了。

宝钗笑着走来。

宝钗：说完了，来罢。显见的是哥哥妹妹了，丢下别人，且说梯已去。我们听一句儿就使不得了！

探春笑着向宝钗走去。

宝玉：你们先去罢，我就来。

特写：宝玉将许多落花兜了起来，登山渡水，过树穿花，一直奔了那日同林黛玉葬桃花的去处来。

特写：黛玉葬花。

镜头一：黛玉倚在花锄上落泪。

镜头二：黛玉跪在地上，用手捧起落花。

镜头三：黛玉的手在抚着葬花的泥土。

镜头四：无数的幻影重叠着，宝玉的面孔时隐时现。

旁白：（沉重）这个妹妹，我见过……

背景音乐奏起：葬花吟。

画外音：

一瞬间，我的意识好像从黑暗向清醒切换，难以言表的不安游弋在尘封的记忆底层，仿佛某种危险而充满未知因素的生物，在暗暗窥伺着什么。

画外音：

花影不离身左右，鸟声只在耳东西，那一刻我心碎肠断。

（缓慢）……她是解开我所有秘密的钥匙。

画外音：宝玉呜咽。

黛玉抬头，看见宝玉。

黛玉：我道是谁，原来是这个狠心短命的……（把口掩住，长叹了一声，自己抽身便走）。

宝玉：（哽咽）你且站住。我知你不理我，我只说一句话，从今后撂开手。

黛玉：有一句话，请说来。

宝玉：（微笑）两句话，说了你听不听？

黛玉回头就走。

宝玉：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黛玉：（回头）当初怎么样？今日怎么样？

宝玉：当初姑娘来了，那不是我陪着顽笑？凭我心爱的，姑娘要，就拿去，我爱吃的，听见姑娘也爱吃，连忙干干净净收着等姑娘吃。一桌子吃饭，一床上睡觉。丫头们想不到的，我怕姑娘生气，我替丫头们想到了。我心里想着：姊妹们从小儿长大，亲也罢，热也罢，和气到了儿，才见得比人好。如今谁承望姑娘人大心大，不把我放在眼睛里，倒把外四路的什么宝姐姐风姐姐的放在心坎儿上，倒把我三日不理四日不见的。我又没个亲兄弟亲姊妹。——虽然有两个，你难道不知道是和我隔母的？我也和你似的独出，只怕同我的心一样。谁知我是白操了这个心，弄得有冤无处诉！（哽咽）

黛玉滴下泪来，低头不语。

宝玉：我也知道如今不好了，但只凭着怎么不好，万不敢在妹妹跟前有错处。便有一二分错处，你倒是或教导我，戒我下次，或骂我两句，打我两下，我都不灰心。谁知你总不理我，叫我摸不着头脑，少魂失魄，不知怎么样才好。就便死了，也是个屈死鬼，任凭高僧高道忏悔也不能超生，还得你申明了缘故，我才得托生呢！

黛玉：你既这么说，为什么昨儿我去了，你不叫丫头开门？

宝玉：（诧异）这话从那里说起？我要是这么样，立刻就死了！

黛玉：啐！大清早起死呀活的，也不忌讳，你说有呢就有，没有就没有，起什么誓呢。

宝玉：实在没有见你去。就是宝姐姐坐了一坐，就出来了。

黛玉：（想了一想，笑）是了。想必是你的丫头们懒待动，丧声歪气的也是有的。

宝玉：想必是这个原故。等我回去问了是谁，教训教训他们就好了。

黛玉：你的那些姑娘们也该教训教训，只是我论理不该说。今儿得罪了我的事小，倘或明儿宝姑娘来，什么贝姑娘来，也得罪了，事情岂不大了。

两人一并笑了起来，一起收其花具，并肩散步。

特写：落红片片，如烟如雾，宝黛二人立在风中，说笑着什么。

# 12 情钟愈斟情

房间里，宝玉在更衣。

袭人：昨儿贵妃打发夏太监出来，送了一百二十两银子，叫在清虚观初一到初三打三天平安醮，唱戏献供，叫珍大爷领着众位爷们们跪香拜佛呢。还有端午儿的节礼也赏了。

宝玉：别人的也都是这个？

袭人：老太太的多着一个香如意，一个玛瑙枕。太太，老爷，姨太太的只多着一个如意。你的同宝姑娘的一样。林姑娘同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只单有扇子同数珠儿，别人都没了。大奶奶，二奶奶他两个是每人两匹纱，两匹罗，两个香袋，两个锭子药。

宝玉：这是怎么个原故？怎么林姑娘的倒不同我的一样，倒是宝姐姐的同我一样！别是传错了吧？

袭人：昨儿拿出来，都是一份一份的写着签子，怎么就错了！

宝玉：晴雯，你拿我的到林姑娘那里去，就说是昨儿我得的，爱什么留下什么。

晴雯：好。

不一时，晴雯回来。

晴雯：林姑娘说了，昨儿也得了，二爷留着吧。

袭人：小祖宗，别磨蹭了，快去老太太那里请安罢。

宝玉出来，见黛玉迎面而来。

宝玉：我的东西叫你拣，你怎么不拣？

黛玉：我没这么大福禁受，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什么玉的，我们不过是草木之人！

宝玉：（面有怒色）除了别人说什么金什么玉，我心里要有这个想头，天诛地灭，万世不得人身！

黛玉：好没意思，白白的说什么誓？管你什么金什么玉的呢！

宝玉：我心里的事也难对你说，日后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这三个人，第四个就是妹妹了，要有第五个人，我也说个誓。

黛玉：你也不用说誓，我很知道你心里有‘妹妹’，但只是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

宝玉：那是你多心，我再不的。只许同你顽，替你解闷儿。不过偶尔和他说笑一回，你就说这话。

黛玉：横竖如今有人和你顽，比我又会念，又会作，又会写，又会说笑，你还来理我做什么？

宝玉：你这么个明白人，难道连“亲不间疏，先不僭后”也不知道？我虽糊涂，却明白这两句话。头一件，咱们是姑舅姊妹，宝姐姐是两姨姊妹，论亲疏，她比你疏；第二件，你先来，咱们两个一桌吃，一床睡，长的这么大了，他是才来的，岂有个为他疏你的？

黛玉：我难道为叫你疏他？我成了个什么人了呢！我为的是我的心。

宝玉：我也为的是我的心。难道你就知你的心，不知我的心不成？

场景转换。

清虚观，贾母等人坐在一起。

特写，张道士在说着什么，只有下面几句是清楚的。

张道士：前日在一个人家看见一位小姐，今年十五岁了，生的倒也好个模样儿。我想着哥儿也该寻亲事了。若论这个小姐模样儿，聪明智慧，根基家当，倒也配的过。但不知老太太怎么样，小道也不敢造次。等请了老太太的示下，才敢向人去说。

贾母：上回有和尚说了，这孩子命里不该早娶，等再大一大儿再定吧。你可如今打听着，不管他根基富贵，只要模样配得上就好，来告诉我。便是那家子穷，不过给他几两银子罢了。只是模样性格儿难得好的。

宝玉面色难看，黛玉脸色也难看，画面消失。

镜头一：宝玉大骂：什么张道士张神仙！以后再也不见这老东西了！

镜头二：黛玉在潇湘馆里躺着，紫鹃于旁服侍汤药，黛玉气色不佳。

镜头三：宝玉匆匆往潇湘馆而来。

宝玉：妹妹昨天去清虚观打醮，中了暑，今儿可好些了没，吃饭了没？

黛玉：（懒洋洋地）你只管看你的戏去，在家里作什么？

特写：宝玉脸色变来变去，黛玉的脸色也越来越不好看。

宝玉：（沉脸）我白认得了你。罢了，罢了！

黛玉：（冷笑）我也知道白认得了我，哪里象人家有什么配得上呢。

宝玉：（气愤）你这么说，是安心咒我天诛地灭？昨儿还为这个赌了几回咒，今儿你到底又准我一句。我便天诛地灭，你又有什么益处？

黛玉：（颤颤兢兢的说）我要安心咒你，我也天诛地灭。何苦来！我知道，昨日张道士说亲，你怕阻了你的好姻缘，你心里生气，来拿我煞性子。

画外音。

宝玉：别人不知我的心，还有可恕，难道你就不想我的心里眼里只有你！你不能为我烦恼，反来以这话奚落堵我。可见我心里一时一刻白有你，你竟心里没我。

画外音。

黛玉：你心里自然有我，虽有‘金玉相对’之说，你岂是重这邪说不重我的。我便时常提这‘金玉’，你只管了然自若无闻的，方见得是待我重，而毫无此心了。如何我只一提‘金玉’的事，你就着急，可知你心里时时有‘金玉’，见我一提，你又怕我多心，故意着急，安心哄我。

画外音。

宝玉：我不管怎么样都好，只要你随意，我便立刻因你死了也情愿。你知也罢，不知也罢，只由我的心，可见你方和我近，不和我远。

画外音。

黛玉：你只管你，你好我自好，你何必为我而自失。殊不知你失我自失。可见是你不叫我近你。有意叫我远你了。

宝玉的表情越来越复杂，猛地向颈上抓下通灵宝玉，咬牙狠命往地下一摔。

宝玉：什么捞什骨子，我砸了你完事！（顺手抓了把椅子，继续砸玉）

紫鹃：二爷，万万不可！（上来夺玉，向雪雁）不得了，快去叫袭人来，这可闹大了。

黛玉：（惊恐，哭泣）何苦来，你砸他，不如来砸我。

袭人赶来。

袭人：二爷，你这是做什么！

宝玉：（冷笑）我砸我的东西，与你们什么相干！

袭人：（拉着他的手，笑）你同妹妹拌嘴，不犯着砸他，倘或砸坏了，叫他心里脸上怎么过得去？

黛玉望向袭人，突然大哭起来。“哇”的一声吐了起来。紫鹃忙上来用手帕子接住，雪雁忙上来捶。

紫鹃：虽然生气，姑娘到底也该保重着些。才吃了药好些，这会子因和宝二爷拌嘴，又吐出来。倘或犯了病，宝二爷怎么过得去呢？

宝玉望向紫鹃，又望望黛玉脸红头胀，滴下泪来。

袭人、紫鹃垂泪。

袭人：（向宝玉）你不看别的，你看看这玉上穿的穗子，也不该同林姑娘拌嘴。

黛玉听了，顺手抓起一把剪子来要剪。袭人紫鹃刚要夺，已经剪了几段。

黛玉：（哭）我也是白效力，他也不稀罕，自有别人替他再穿好的去。

袭人：（接了玉）何苦来，这时我才多嘴的不是了。

宝玉：你只管剪，我横竖不带他，也没什么。

贾母、王夫人一齐进来了。

镜头一：贾母责备袭人、紫鹃，而后带着宝玉离去。

镜头二：黛玉伤心垂泪，紫鹃在旁劝说。

镜头三：宝玉的面上仍有忿色，但也凄然。

场景转换。

怡红院里。晴雯：今儿是薛大爷生日，二爷不去看戏，林姑娘也不去，这不可叫老太太生气？老太太抱怨呢，说你们俩呀，就叫做‘不是冤家不聚头’，我劝你们还是早点和好吧，免得一家子都不安生。

宝玉：“不是冤家不聚头”？（神色恍惚）

袭人：千不是，万不是，都是你的不是，往日家里小厮们和他们的姊妹拌嘴，或是两口子纷争，你听见了，你还骂小厮们蠢，不能体贴女孩儿们的心。今儿你也这么着了。明儿初五，大节下，你俩难道还再这么仇人似的？依我劝，你正经下个气，陪个不是，大家还是照常一样，这么也好，那么也好。

潇湘馆。

黛玉：“不是冤家不聚头”？（神色迷离）

紫鹃：（走过去，给他披上外衣）依我看呀，前日之事，还是姑娘太浮躁了些。别人不知宝玉那脾气，难道咱们也不知道？为那玉也不是闹了一遭两遭了。

黛玉：你倒来替人派我的不是。我怎么浮躁了？

紫鹃：好好的，为什么又剪了那穗子？岂不是宝玉只有三分不是，姑娘倒有七分不是。我看他素日在姑娘身上就好，皆因姑娘小性儿，常要歪派他，才这么样。

特写：宝玉走到潇湘馆门前，扣门。

宝玉：好紫鹃，开开门。

紫鹃：这是宝玉的声音，想必是来赔不是来了。

黛玉：不许开门！

紫鹃：姑娘又不是了。这么热天毒日头地下，晒坏了他如何使得呢！

紫鹃把门打开。

紫鹃：我只当是宝二爷再不上我们这门了，谁知这会子又来了。

宝玉：（笑）你们把极小的事倒说大了。好好的为什么不来？我便死了，魂也要一日来一百遭。妹妹可大好了？

紫鹃：身上病好了，只是心里气不大好。

宝玉：我晓得有什么气。（走近）妹妹身上可大好了？

黛玉哭。

宝玉：（挨在床沿上坐）好妹妹，好妹妹，我知道妹妹不恼我。但只是我不来，叫旁人看着，倒像是咱们又拌了嘴的似的。若等他们来劝咱们，那时节岂不咱们倒觉生分了？不如这会子，你要打要骂，凭着你怎么样，千万别不理我，好妹妹，你看呢？

黛玉：（瞥着他，又哭）你也不用哄我。从今以后，我也不敢亲近二爷，二爷也全当我去了。

宝玉：（笑）你往那去呢？

黛玉：我回家去。

宝玉：（笑）我跟了你去。

黛玉：我死了。

宝玉：你死了，我做和尚！

黛玉：（沉下脸）想是你要死了，胡说的是什么！你家倒有几个亲姐姐亲妹妹呢，明儿都死了，你几个身子去作和尚？明儿我倒把这话告诉别人去评评。

林黛玉直瞪瞪的瞅了他半天，一声儿也说不出来。

特写：两人相对垂泪。

宝玉：我的五脏都碎了，你还只是哭。走罢，我同你往老太太跟前去。

黛玉：谁同你拉拉扯扯的。一天大似一天的，还这么死皮赖脸的，连个道理也不知道。

熙凤突然跑进来。

熙凤：（笑）好了！

宝黛回头一看。

熙凤：老太太在那里抱怨天抱怨地，只叫我来瞧瞧你们好了没有。我说不用瞧，过不了三天，他们自己就好了。老太太骂我，说我懒。我来了，果然应了我的话了。也没见你们两个人有些什么可拌的，三日好了，两日闹了，越大越成了孩子了！有这会子拉着手哭的，昨儿为什么又成了乌眼鸡呢！还不跟我走，到老太太跟前，叫老人家也放些心。（拉住黛玉）

黛玉：我不去。紫鹃，紫鹃！

熙凤：又叫他们做什么，有我服侍你呢。（拉住黛玉就走，宝玉在后面跟着出了园门。）

到了贾母跟前。

熙凤：（笑）我说他们不用人费心，自己就会好的。老祖宗不信，一定叫我去说和。我及至到那里要说合，谁知两个人倒在一处对赔不是了。对笑对诉，倒像‘黄鹰抓住了鹞子的脚’，两个都扣了环了，那里还要人去说合。

满屋里都笑起来。

宝玉看向宝钗。

宝玉：大哥哥好日子，偏生我又不好了，没别的礼送，连个头也不得磕去。大哥哥不知我病，倒像我懒，推故不去的。倘或明儿恼了，姐姐替我分辨分辨。

宝钗：这也多事。你便要去也不敢惊动，何况身上不好，弟兄们日日一处，要存这个心倒生分了。

宝玉：姐姐知道体谅我就好了。咦，姐姐怎么不看戏去？

宝钗：我怕热，看了两出，热的很。要走，客又不散。我少不得推身上不好，就来了。

宝玉：怪不得他们拿姐姐比杨妃，原来也体丰怯热。

宝钗：（冷笑）我倒像杨妃，只是没一个好哥哥好兄弟可以作得杨国忠的！

小丫头：我的扇子不见了，必是宝姑娘藏了我的。好姑娘，赏我罢。

宝钗：你要仔细！我和你顽过么，你再疑我。和你素日嬉皮笑脸的那些姑娘们跟前，你该问他们去。

黛玉：（面带笑）宝姐姐，你听了两出什么戏？

宝钗：我看的是李逵骂了宋江，后来又赔不是。

宝玉：姐姐通今博古，色色都知道，怎么连这一出戏的名字也不知道，就说了这么一串子。这叫《负荆请罪》。

宝钗：（笑）原来这叫做《负荆请罪》！你们通今博古，才知道“负荆请罪”，我不知道什么是“负荆请罪”！

熙凤：（问众人）咦，大暑天的，谁还吃生姜呢？

宝玉：这是什么意思？没有人吃生姜。

熙凤：（用手摸着腮，诧异）即没人吃生姜，怎么这样辣辣的？

众人又笑，宝黛对视。

# 13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房间里。

宝玉：（叹）唉，今儿不该说话不留心，又得罪宝姐姐了。（在屋里转圈）

晴雯：二爷，这是怎么啦？（扇子失了手跌在地下，股子跌折）

宝玉：蠢才，蠢才！将来怎么样？明日你自己当家立事，难道也是这么顾前不顾后的？

晴雯：二爷近来气大的很，行动就给脸子瞧。前儿连袭人都打了，今儿又来寻我们的不是。要踢要打凭爷去。就是跌了扇子，也是平常的事。先时连那么样的玻璃缸，玛瑙碗不知弄坏了多少，也没见个大气儿，这会子一把扇子就这么着了。何苦来！要嫌我们就打发我们，再挑好的使，好离好散的，倒不好？

宝玉：（气氛）你不用忙，将来有散的日子！

袭人：好好的，又怎么了？可是我说的，一时我不到，就有事故儿。

晴雯：（冷笑）姐姐即会说，就该早来，也省了爷生气。自古以来，就是你一个人服侍爷的，我们原没服侍过。因为你服侍的好，昨日才挨窝心脚，我们不会服侍的，到明儿还不知是个什么罪呢！

袭人：（忍耐，推晴雯）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原是我们的不是。

晴雯：（冷笑）我倒不知道你们是谁，别教我替你们害臊了！便是你们鬼鬼祟祟干的那事儿，也瞒不过我去，那里就称起‘我们’来了。明公正道，连个姑娘还没挣上去呢，也不过和我似的，那里就称上“我们”了！

宝玉：你们气不岔，我明儿偏抬举他。

袭人：他一个糊涂人，你和他分证什么？况且你素日又是有担待的，比这大的过去了多少，今儿是怎么了？

晴雯：我原是糊涂人，那里配合我说话呢！

袭人：姑娘倒是和我拌嘴呢，是和二爷拌嘴呢？要是心里恼我，你只和我说，不犯着当着二爷吵，要是恼二爷，不该这么吵的万人知道。我才也不过为了事，进来劝开了，大家保重。姑娘倒寻上我的晦气。又不像是恼我，又不像是恼二爷，夹枪带棒，终久是个什么主意？我就不多说，让你说去。

宝玉：（向晴雯）你也不用生气，我也猜着你的心事了，我回太太去，你也大了，打发你出去好不好？

晴雯：（含泪）为什么我出去？要嫌我，变着法儿打发我出去，也不能够。

特写：晴雯在哭，宝玉面带怒色。

麝月：二爷，别气恼了，薛大爷请你去喝酒呢。

宝玉转身离去。

场景转换。

宝玉回来。

院中有乘凉枕榻设下，榻上有个人睡着，宝玉一面在塌沿上坐下，一面推那人。

晴雯：（翻身起来）何苦来，又招我！

宝玉：（笑）你的性子越发惯娇了。早起就是跌了扇子，我不过说了那两句，你就说上那些话。说我也罢了，袭人好意来劝，你又括上他，你自己想想，该不该？

晴雯：怪热的，拉拉扯扯作什么！叫人来看见象什么！我这身子也不配坐在这里。

宝玉：（笑）你既知道不配，为什么睡着呢？

晴雯：（笑）你不来便使得，你来了就不配了。起来，让我洗头去。才刚鸳鸯送了好些果子来，都湃在那水晶缸里呢，叫他们打发你吃。

宝玉：即这么着，你也不许洗去，只洗洗手来拿果子来吃吧。

晴雯：我慌张的很，连扇子还跌折了，那里还配打发吃果子。倘或再打破了盘子，还更了不得呢。

宝玉：你爱打就打，这些东西原不过是借人所用，你爱这样，我爱那样，各自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着玩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生气时拿他出气。就如杯盘，原是盛东西的，你喜欢听那一声响，就故意的碎了也可以使得，只是别在生气时拿他出气。这就是爱物了。

晴雯：即这么说，你就拿了扇子来我撕，我最喜欢撕的。

宝玉将扇子笑递与他。晴雯接过来，嗤的一声，撕了两半，接着嗤嗤又听了几声。

宝玉：响的好，再撕响些！

麝月走过来。

麝月：少作些孽吧。

宝玉赶上来，一把将麝月手里的扇子也夺了递与晴雯。晴雯接了，也撕了几半子。

麝月：这是怎么说，拿我的东西开心儿？

宝玉：打开扇子匣子你拣去，什么好东西！

麝月：既这么说，就把匣子搬了出来，让他尽力的撕，岂不好？

宝玉：你就搬去。

麝月：我可不造这孽。他也没折了手，叫他自己搬去。

晴雯：（倚在床上，笑）我也乏了，明儿在撕罢。

宝玉：古人云：“千金难买一笑，几把扇子能值几何！”

# 14 心迷活宝玉

潇湘馆

紫鹃：听说云姑娘定了亲了，跟一个姓卫的公子，老太太和太太他们正在房里议论这事呢。

黛玉：（叹）这里他年纪最小，谁知倒先有结果了。

紫鹃：（抿着嘴笑）他既定了亲，如今可不用惦记那金麒麟了。

黛玉：死丫头，说什么呢，我何曾记得什么金麒麟了？你把屋子收拾了，撂下一扇纱屉，烧了香就把炉罩上，我去看看云妹妹就回来。

怡红院里。

宝玉望着湘云，目光中流露不舍。

袭人：（笑）云姑娘，听见前儿你大喜了。

湘云：（红脸）你取笑人家做什么？

袭人：（替他倒茶）听说那卫公子不过十八九岁，和你年龄相当，人品貌相都极好，知道的没有人不称赞的，门第儿根基儿又好，这门亲事算是结对了，我们恭喜你还来不及，这会子你又害臊了。你还记得十年前，咱们在西边暖阁住着，晚上你同我说的话儿？那会子不害臊，这会子怎么又害臊了？

湘云：你还说呢。那会子咱们那么好。后来我们太太没了，我家去住了一程子，怎么就把你派了跟二哥哥，我来了，你就不象先待我了。

袭人：你还说呢。先姐姐长姐姐短哄着我替你梳头洗脸，做这个弄那个，如今大了，就拿出小姐的款来。你既拿小姐的款，我怎敢亲近呢？

湘云：阿弥陀佛，冤枉冤哉！我要这样，就立刻死了。你瞧瞧，这么大热天，我来了，必定赶来先瞧瞧你。不信你问问缕儿，我在家时时刻刻那一回不念你几声。

宝玉：顽话你又认真了。还是这么性急。

湘云：你不说袭人姐姐的话噎人，倒说人性急。哪，这是我给袭人姐姐的。

湘云打开手帕子，将一个戒指递与袭人。

袭人：（笑）你前儿送你姐姐们的，我已得了，今儿你亲自又送来，可见是没忘了我。只这个就试出你来了。戒指儿能值多少，可见你的心真。

湘云：是谁给你的？

袭人：是宝姑娘给我的。

湘云：我只当是林姐姐给你的。原来是宝姐姐给了你。我天天在家里想着，这些姐姐们再没一个比宝姐姐好的。可惜我们不是一个娘养的。我但凡有这么个亲姐姐，就是没了父母，也是没妨碍的。

宝玉：罢，罢，罢！不用提这个话。

湘云：提这个便怎么？我知道你的心病，恐怕你的林妹妹听见，又怪嗔我赞了宝姐姐。可是为这个不是？

袭人：（笑）云姑娘，你如今大了，越发心直口快了。

宝玉：我说你们这几个人难说话，果然不错。

湘云：好哥哥，你不必说话教我恶心。只会在我们跟前说话，见了你林妹妹，又不知怎么了。

袭人：且别说顽话，正有一件事还要求你呢。

湘云：什么事？

袭人：有一双鞋，抠了垫心子。我这两日身上不好，不得做，你可有工夫替我做做？

湘云：这又奇了，你家放着这些巧人不算，还有什么针线上的，裁剪上的怎么教我做起来？你的活计叫谁做，谁好意思不做呢。

袭人：你又糊涂了。你难道不知道，我们这屋里的针线，是不要那些针线上的人做的。

湘云：既这么说，我就替你做了吧。只是一件，你的我才作，别人的我可不能。

袭人：又来了，我是个什么，就烦你做鞋了。实告诉你，可不是我的。你别管是谁的，横竖我领情就是了。

湘云：论理，你的东西也不知烦我做了多少了，今儿我倒不做了的原故，你必定也知道。

袭人：倒也不知道。

湘云：前儿我听见把我做的扇套子拿着和人家比，赌气又绞了。我早就听见了，你还瞒我。这会子又叫我做，我成了你们的奴才了。

宝玉：前儿的那事，本不知是你做的。

袭人也笑道：他本不知是你做的。是我哄他的话，说是新近外头有个会做活的女孩子，说扎的出奇的花，我叫他拿了一个扇套子试试看好不好。他就信了，拿出去给这个瞧给那个看的。不知怎么又惹恼了林姑娘，铰了两段。回来他还叫赶着做去，我才说了是你作的，他后悔的什么似的。

湘云：越发奇了。林姑娘也犯不上生气，他既会剪，就叫他做。

袭人：他可不做呢。饶这么着，老太太还怕他劳碌着了。大夫又说好生静养才好，谁还烦他做？旧年好一年的工夫，做了个香袋儿，今年半年，还没拿针线呢。

麝月：二爷，兴隆街的大爷来了，老爷叫二爷出去会会。

宝玉：（面色沉）老爷和他们坐着就罢了，回回定要见我。

湘云：（笑）自然你能会宾客，老爷才叫你出去呢。

宝玉：那里是老爷，都是他自己要请我去见的。

湘云：主雅客来勤，自然你有些好处，他才只要会你。

宝玉：罢，罢，我也不敢称雅，俗中又俗的一个俗人，并不愿同这些禄蠹虫们往来。

湘云：还是这个情性不改。如今大了，你就不愿读书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物，日后也有个朋友。没见你成年家只在我们队里搅些什么！

宝玉：（面色难看）姑娘请别的姊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的经济学问的。

袭人：云姑娘快别说这话。上回也是宝姑娘也说过一回，他也不管人脸上过的去过不去，他就咳了一声，拿起脚来走了。这里宝姑娘的话也没说完，见他走了，登时羞的脸通红，说又不是，不说又不是。幸而是宝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闹到怎么样，哭的怎么样呢。提起这个话来，真真的宝姑娘叫人敬重，自己讪了一会子去了。我倒过不去，只当他恼了，谁知过后还是照旧一样，真真有涵养，心地宽大。谁知这一个反倒同他生分了。那林姑娘见你赌气不理他，你得赔多少不是呢。

宝玉：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不曾？若他也说过这些混帐话，我早和他生分了。

湘云：（笑）这原是混帐话。

特写：黛玉走进怡红院。

宝玉：林妹妹不说这样混帐话，若说这话，我也和他生分了。

黛玉在门口听了这话，先是一怔，接着表情复杂，慢慢地站身离去。

宝玉：好了，我去会拿禄蠹了。

宝玉出来，忽见黛玉在前面慢慢的走着，忙赶上来。

宝玉：妹妹往哪里去？怎么又哭了？又是谁得罪了你？

黛玉：好好的，我何曾哭了。

宝玉：你瞧瞧，眼睛上的泪珠儿未干，还撒谎呢。（抬起手来替他拭泪）

黛玉：你又要死了，作什么这么动手动脚的！

宝玉：说话忘了情，不觉的动了手，也就顾不得死活。

黛玉：你死了倒不值什么，只是丢下了什么金，又是什么麒麟，可怎么样呢？

宝玉：你还说这话，到底是咒我还是气我呢？

黛玉：你别着急，我原说错了。这有什么的，筋都暴起来，急的一脸汗。

特写：黛玉近前伸手替宝玉拭面上的汗。

宝玉瞅了黛玉半天。

宝玉：你放心！

黛玉：我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不明白这话。你倒说说怎么放心不放心？

宝玉：你果不明白这话？难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错了？连你的意思若体贴不着，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

黛玉：果然我不明白放心不放心的话。

宝玉：好妹妹，你别哄我。果然不明白这话，不但我素日之意白用了，且连你素日待我之意也都辜负了。你皆因总是不放心的原故，才弄了一身病。但凡宽慰些，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

特写：黛玉和宝玉怔怔的互相望着。黛玉咳了一声，两眼不觉滚下泪来，回身便要走。

宝玉：好妹妹，且略站住，我说一句话再走。

黛玉：“有什么可说的，你的话我早知道了！”

黛玉走远，宝玉仍在原地发呆。

袭人拿了扇子走出来。

袭人：你也不带了扇子去，亏我看见，赶了送来。

宝玉：（一把拉住袭人）好妹妹，我的这心事，从来也不敢说，今儿我大胆说出来，死也甘心！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在这里，又不敢告诉人，只好掩着。只等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才得好呢。睡里梦里也忘不了你！

袭人：（惊吓）神天菩萨，坑死我了！（推宝玉）这是那里的话！敢是中了邪？还不快去？

宝玉一时醒过来，羞的满面紫涨，夺了扇子，便忙忙的抽身跑了。

袭人在原地发呆。

宝钗：（走来，笑）大毒日头地下，出什么神呢？

袭人：那边两个雀儿打架，倒也好玩，我就看住了。

宝钗道：宝兄弟这会子穿了衣服，忙忙的那去了？我才看见走过去，倒要叫住问他呢。他如今说话越发没了经纬，我故此没叫他了，由他过去吧。

袭人：老爷叫他出去。

宝钗：嗳呦！这么黄天暑热的，叫他做什么！别是想起什么来生了气，叫出去教训一场。

袭人：不是这个，想是有客要会。

宝钗：这个客也没意思，这么热天，不在家里凉快，还跑些什么！

袭人：倒是你说说罢。

一婆子上。

婆子：这是哪里说起！金钏儿姑娘好好的投井死了！

袭人：（一惊）那个金钏儿？

婆子：那里还有两个金钏儿呢？就是太太屋里的。前儿不知为什么撵他出去，在家里哭天哭地的，也都不理会他，谁知找他不见了。刚才打水的人在那东南角上井里打水，见一个尸首，赶着叫人打捞起来，谁知是他。他们家里还只管乱着要救活，那里中用了！

宝钗：这也奇了，我去看看姨妈。

场景转换。

宝钗来至王夫人处，只见鸦雀无闻，独有王夫人在里间房内坐着垂泪。

夫人：你从那里来？

宝钗：从园里来。

王夫人：你可知道一桩奇事？金钏儿忽然投井死了！

宝钗：怎么好好的投井？这也奇了。

王夫人：原是前儿他把我一件东西弄坏了，我一时生气，打了他几下，撵了他下去。我只说气他两天，还叫他上来。谁知他这么气性大，就投井死了。岂不是我的罪过。

宝钗：姨娘是个慈善人，固然这么想，据我看来，他并不是赌气投井。多半他下去住着，或是在井跟前憨顽，失了脚掉下去的。他在上头拘束惯了，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处去玩玩逛逛，岂有这样大气的理！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

王夫人：这话虽然如此说，到底我心不安。

宝钗：姨娘也不必念念于兹，十分过不去，不过多赏他几两银子发送他，也就尽主仆之情了。

王夫人：刚才我赏了他娘五十两银子，原要还把你妹妹们的新衣服拿两套给他妆裹，谁知凤丫头说可巧都没什么新作的衣服，只有你林妹妹作生日的两套。我想你林妹妹那个孩子素日是个有心的，况且他也三灾八难的，即说了给他过生日，这会子又给人妆裹去，岂不忌讳。因为这么样，我现叫裁缝赶两套给他。要是别的丫头，赏他几两银子就完了，只是金钏儿虽然是个丫头，素日在我跟前比我的女儿也差不多。

宝钗：姨娘这会子又何用叫裁缝赶去，我前儿倒做了两套，拿来给他岂不省事。况且他活着的时候也穿过我的旧衣服，身量又相对。

王夫人：虽然这样，难道你不忌讳？

宝钗：姨娘放心，我从来不计较这些。

场景转换。

镜头一：宝玉在王夫人的房里，和金钏调笑，王夫人突然起来给了金钏一掌。

镜头二：金钏跪在地上哭求。

镜头三：金钏的尸首捞上来。

镜头四：宝玉迷茫而痛悔的脸。

（旁白）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死亡，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金钏的面庞不断在我睡梦里浮现，这一悲凉的符号暗示着我自称”护花使者“的幻象已破灭，从那时起，属于我的最浪漫和天真的岁月，已经一去不返了。

镜头一：贾政在怒责宝玉。

镜头二：王夫人哭着拉住。

镜头三：贾母怒气冲冲而来。

镜头四：宝玉躺在床上，神情迷茫。

画外音：

金钏：你忙什么！金簪子掉在井里头，有你的只是有你的。

特写：金钏的笑容。

镜头一：宝玉努力睁开眼睛。

镜头二：黛玉立于床头哭泣。

镜头三：宝玉抓住黛玉的手。

旁白：”金簪子掉在井里头，有你的只是有你的“。我，将拥有什么？

# 15 甄府被抄